尤菴集 四十七

墓碣
陵誌
墓誌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五

墓碣

贈左叅贊柳公墓碣

高麗氏初基文化柳大丞車達大顯自後凡以柳爲氏者皆本於大丞有諱寬 本朝右議政號夏亭公其八世孫也諱諴吾字逅夫公寬裕朴素外若無能而內實辨晳居家與官惟理之視事所後考縣監公諱渢妣洪氏情禮無闕所生考判官公諱浚没時公年已衰而持制不怠妣李氏前卒壯歲益可覩其愛焉及其爲官惟奉法愛人是務民愛之如父母負訟者亦退無一言而厭於心故觀察使李公泰淵一以

人所難蔽者委之御史呂公聖齊褒以其政專在獨
役盡誠賑饑頌譽無異口而同春宋公浚吉至聞於
筵席　上嘗賜品服以寵之德山時給倭縞鶴以後
期當免民老少男女畢出至齋沐禱神奔走畢羅竟
得無事在燕岐飢民襁屬日以千數其疾疫者雖夜
必問其死生以故無不感動時朝家以民之立碑多
出於諛而禁之燕民不敢違則磨崖而紀公惠後聞
公訃相聚其下三日哭奠焉公嘗惟曰庶人在官者
古有常祿後世無是而欲其無邪私難矣故到官必
爲之制其產而嚴禁其舞弄要索民亦賴之公少績
文中癸酉進士旣屢舉不第則歎曰白首場屋耻也

不復赴公車三爲寢郎一爲督郵而內資奉事典設
別檢皆其所歷也公以賢能久困於調遷朝廷嘗録
夏亭公清白超陞公六品職在內爲翊衛司衛率刑
曹佐郎外則德山懷德和順也末爲燕岐則又不欲
屈首吏役即歸廣州之栗峴里公治績旣著朝廷將
昇以大州牧　崇禎甲寅五月十二日卒于京第春
秋六十七葬于陽川東面坤坐艮向之原祖諱夢翼
僉正曾祖諱用蓁監察後以子尚運貴　贈公議政
府左參贊夫人朴氏封　贈視公命夫人考錦溪君
東亮　宣廟朝名臣夫人婦德克備三男長即尚運
今平安道觀察使尚載文科翰林尚輿夭女適別坐

申暹次適李徵善觀察生鳳瑞鳳瀞鳳逸鳳協鳳采翰林生鳳廷鳳齡申別坐男志華處華夢華李徵善有繼子德卲余懷德人懷實公之桐鄉而余偏受習池好今觀察奉玄石朴公世采狀以幣請銘余與邑人久碑於口不但以石而已奚敢辭公之善行不可勝紀而有一羽觀鳳者公有駿馬鄰人以善價鬻之纔數日而斃卽盡以其價還之此古人之或難者其所存心如此宜其無往而不善也銘曰

事修於家職得於官何必今人在古亦難而終下僚君子攸歎遂尚後人以佐與運是謂天定勉哉嗣訓

忠州牧使李公墓碣

汝壽没踰年而其子世億等謁銘於余余與汝壽猥有通家好相上堂拜母舉觴上壽而相與連手歌舞於前嗚呼汝壽眞吾姓不同兄弟也今雖待刑蟄洞顧何忍終辭以負平生之義乎謹按李氏出龍仁縣上世有吉卷麗祖時三重大匡 本朝伯持爲都觀察使高祖藎忠兵曹正郎曾祖啓仁成均生員有志行以死祖士慶司諫院大司諫是生進士後地年十六娶 國姓李氏恰六月而没公其遺腹也大諫公旣重哀進士公早世不施又愛公岐嶷不常錫名河岳因亦字之母寔監察楗之女韓忠靖應寅之外孫旣生公猶不欲生家人常防之甚至及公稍有知教

督甚勤有過不少寛假公文藝夙成十七取解額廿
四成進士所與游皆一時勝流　崇禎丙子　國家
顚覆養親端居己卯甃爲齋郎卽棄去己丑以材局
爲　山陵使所擧以勞叙六品職潛谷金相堉將變
通民役欲委公以詳定遣子弟請見公謝不往俄以
報恩縣監爲道臣所委竟商量其法裁潤狹稱輕重
湖西甚賴焉有盜潛伏境內朝廷慮其滋蔓　上因
隣州官陛辭密諭　聖旨旣茁薅盡公慮有　恩賞
悉委其功於下時大夫人方冀公决科揚名　朝廷
竟加公通政階則　國制例不復應擧公恨曰吾悔
不得早闡科名以辜親意遂不以品服省謁當盜未

就捕或言徒黨屯聚其處州官戒公以兵自衛公笑
不從益自整暇聞者愈以知公政成閔公鼎重爲御
史褒啓曰治聲載路遠近洽然 孝宗大王獎賜衣
資陞拜忠州牧使以驟陞臺諫改正自報恩秩滿還
京出爲榮川郡守母夫人卒于任所服除除金川郡
守公以餘哀未忘不忍遽就朝議以爲令玆除拜特
出 上意公遂黽勉赴任專以去弊興利興學教士
爲務瓜遞未幾爲長城府使治績尤著廉使李公翻
將按發前政逋負公請以私俸償之李公賢而許之
其人由是得免移拜羅州牧使監司與兵使到長城
追顯公治效 上特陞嘉善有臺諫言遂反汗羅物

衆地大素號難治公刅揆餘地事無不舉有按事者
構公以微事繼有臺章遂有拿　命及對簿筵臣反
劾按事者以直公物議稱快而公亦不免編配旣蒙
宥猶四年坐廢大臣諸宰爲言毁人才局素著故相
臣鄭維城甞論薦以堪爲方伯　上特下叙命連擬
慶州忠州遂爲忠州牧使時有量田之擧公以實不
阿大爲豪右所惡及遞追以飛語中之監司閔公維
重自劾曰臣與其實同量事請分其罪至公對吏爰
詞明白　朝廷遂治豪右罪歷豐德府使乙卯爲丹
陽郡守時　國事大變公意不樂常臥閤不出方伯
啓罷之丁巳夏公仲子世正暴逝公哀傷之甚十月

年六十八而卒于其十二日公嘗曰人固有後父而生者亦未有如我之不天者也故對人言必涕泣常不與宴樂不襲華彩事偏母一於婉愉未嘗輒離左右滫瀡之供必出己手嘗疾劇達宵露禱自叙孤惸而籲天願代已而果少愈及喪哀慕過禮至於嘔血見者爲之泣下見杯圈口澤則必涕泣久不已其所愛婢使愛之亦没身不衰諸父有育養恩其没欲喪三年竟以無於禮而止以故諸父子孫析著均於同氣公於是乎益賢而李氏家法之美亦可見矣濟人澤物如恐不及推是以爲官政故所在頌聲必興吏民至有出米粟濟谷於家者公謙讓而不受人益以

是知公仁心之入人深而有不貪之寳也自時事大
變嘆曰士君子於此當有所處故西樞冗散亦不就
焉有新貴以聯袂義請相見公素惡其爲人遂效迷
藏戲竟脫於其迫至論其才局則當承 上意捕賊
之日方伯以七縱七禽之略啓聞於朝雖涉於誇而
公之能略緯可知矣惟其局於蔭事才不能大展又
與人不相能屢對吏何終至於汨没以終知舊莫不
惜之初娶海平尹氏府院君根壽之曾孫縣監悅之
之女甚有宜家之德公墓在抱川山谷里夫人別葬
不祔男世萬先卒世億縣監女爲鐵城李壽昜妻再
娶青興君李重老女其祖同知麟奇也生世正世載

世恒女爲尹擷妻孫男宜茂宜莘宜著女歸鄭勗先
韓以箕者世萬出宜星宜奚嫁尹景聃者其側出也
宜麟宜龍世億出其幼未行者皆不錄內外孫曾摠
三十餘人公最與尹公宣擧吉甫朴公長遠仲久相
厚古人有言曰不知其山但觀其木余於公亦云爾
余最所服者聞人謗議其不受於懷也不翅河堤之
於屋霤也銘曰
有文而不能闖大科所抱者纔專一州原其賦生之
初實非偶然來由胡然而止於斯使識者而嗟惜惟
其行著于家而惠在于民孝廉之實而循良之績斤
斤之貌介介其貞避惡如仇身困心亨允矣夫公惟

德不回叔世混混何處得來我撮其槩以賁泉臺

金城縣令南公墓碣

宜寧南氏世傳古有中國人乘舟來泊于南海因以
賜族云我　朝在智祖孫皆爲議政其後彦純爲承
旨是公曾祖祖杞副護軍考烒官止平康縣監　仁
祖當危急發憤延訪羣策平康公爲小邑宰適至京
賜對所言動聽而賜匹帛一時榮之取連山徐氏女
生公少時有文藝又思致警敏雖聱牙僻書人不能
句者一見輒覷破塲屋屢居上游上舍儕流金閨諸
彦皆爲遲其來李公有謙以學行名世惜公才又服
其孝行薦于朝執政無推挽者年四十六始除內侍

教官例陞主簿出監鎭川縣先是公侍徐夫人疾躬
湯藥不交睫者累月而愈益不懈後執喪憂情文尤
備其祭哀敬必至遂有聞於人鎭有獄經數官不决
者凡數三公至皆立斷又莅以寬和吏民稱便盜有
撤殿牌棄道上縣人微知而迹之覩察使符縣窮治
公曰咎實在職以疑似嚴刑取服非所忍也卽棄官
歸朝廷益知公卽處以常平郎旋除引儀兼漢城府
叅軍俾仍常平事如舊大臣以常平務煩 啓改後
命公濯手奉職勾校在亡終無漏失及爲金城縣令
峽民凋弊而賦役煩夥公視如烹鮮節縮財用與相
假貸民力旣舒則又勵學政正其音讀課其勤嬉而

使之知方又以酒肉布帛暇日行養老禮勸酬如儀老人至有垂泣以爲未始遭也公嘗曰己不正則吏不畏政不善則民不愛故未嘗爲呴濡恩又不務赫赫聲疾病遞歸只以縣學家禮自隨盖自念不及京第也公先五載居制羸削已甚竟以乙巳四月十三日終公諱一星字德輝春秋五十五公少容貌玉雪與人真率不爲表襮愛其弟大諫公二星甚於己子至誠教育卒能成就妹壻吳修撰達濟殉節死虜中公没身慟傷爲撫其事實以傳於世而迎其妹以歸亦不爲法縛携養於官所姨兄鄭彌善雷卿在質館欲以計除俘奴之反噬者事敗將死公疏陳其脫免

之策然其事秘世莫知也公有一子曰令清州牧九萬公賢而愛之及闡科第猶戒以奸貪驕敖曰雖可喜亦可懼其嚴如此夫如是清州立朝持風裁在外稱召杜公不喜交遊常閉門自守澹然無所爲惟引觴自適曰此足以忘吾憂而見吾眞也將没揮止環泣者噴然歸化人又知公之素養不偶也配安東權氏府使曄之女男即清州自大司諫爲便養出女長適校理朴世堂次適士人李觀成季適進士李漢翼清州有子鶴鳴女幼朴校理子泰維泰輔二李亦皆有舉墓在龍仁花洞里平康公兆左余少與公同入司馬闈旣拆號公姨兄金大提益熙啗公而喜余公

悠然無艶恨色余詩初識公固意公有長者心今淸
州復寵以習池好授公狀俾余爲銘所書固多令人
所不及而其記老時語曰毋夫人嘗手自種瓜以啖我
至今不忘其味也因泣下不能止嗚呼公其老白首
而孺子慕者乎嗚呼才不才亦各言也余家貧甚余
幼時余母亦如是矣嗚呼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公其先獲者乎遂抆涕而爲之叙如此云銘曰
何用不臧不求不忮公由是道神曰卜爾光朝之弟
顯父之子何必吾身然後爲榮有欲知公鏡攷斯銘

歙谷縣令姜公墓碣

昇平府院君金公瑬有姓不同兄弟曰姜公晋昭字

子聃盖公之考宗慶以絶人之才不遇於時坎軻而
没號梅墅没時託二子於牛溪先生及金順昌汝昒
其季卽公而順昌卽昇平之所追贈勳號也順昌收
養如己出順昌及夫人没公並以心喪之三年與昇
平相視實同同氣昇平至欲均分先業而公辭焉此
世所兩美者也昇平爲靖 社元勳秉國政幾三十
年何引不進而公耿介絶俗不與人骫骳故抹摋逶
邅官止於縣令而終焉貞梅墅公所生而順昌公所
育也公自幼警悟出等光海時有新貴者有推挽意
公旣醜而謝之而又公姊壻鄭公澤雷上疏請斬姦
兇李偉卿鄭造尹認等其所嘗見謝者欲因而陷公

[illegible]旣其所嫉也公不以爲意鄭公卒死於竄謫公凡歷十官爲水運判官時忤中貴人爲其所持　仁廟是公之爲故中貴人不能害其監平澤也以事當免而　上嘉公首實不隱特原之又嘗以掌樂院主簿獲賜輪對敷奏詳雅甚稱　上旨盖公以庶僚蒙被主知當有所遂而公終與人不少貶其勁直也公嘗以食焉怠事爲至戒故所職必竭其力焉公歿在崇禎辛巳十二月之十九日得年六十六其葬在漣川玉溪驛公晋州人其先盖自高勾麗而已顯自高麗以至　本朝益以文章事業著名政堂文學準伯知敦寧碩德贊成希孟皆有文集右議政龜孫相

成宗大王祖克誠舍人亦有文集梅墅公配申氏僉
正汝楺女牛溪先生之姨也公前娶府使安鳳女頴
悟博通有古女士風年四十三而歿祔于公兆生男
裕後文科觀察使贈公叅判嘗裒稡先世諸集名曰
晉山世稿次男大後僉樞二女適洪纘緒李濂皆府
使繼娶僉樞鄭漢臣女生二女適尹世豪崔鑑側出
男愼後觀察使子錫範錫文錫武錫三錫朋錫泰錫
恒女壻生員宋之沇側出男錫庶僉樞男錫履錫夏
二女壻權儋閔愼內外曾玄百餘人公嘗曰富貴貧
賤有命焉不可以求得亦不可倖免又嘗自戲曰頹
季之糟糠縕袍吾庶幾乎此可見公之大略也銘曰

命禀於天知之者鮮妄希非分君子攸賤嗟公篤守
寔由高見惟後之人其墳勿踐

咸悅縣監李君墓碣

君諱惟謙字退之其先月城人上世有諱平大顯於
新羅開國初至麗朝尤大　本朝司議諱鯽是君之
曾祖是生奉事諱大邦是生　贈參判諱曙娶清風
大姓金養天女參判公以行義名於士友間宜達而
窒君生而秀異學語時已知文字未成童與儕流羣
試郡學便占一頭年益長遊愼齋金先生之門受大
小學諸書丙子虜變先生將赴難君杖劍從之先生
義而稱之湖南章甫上章請以栗谷文成公牛溪文

簡公從祀文廟有欲沮敗者君持論不撓多士賴焉
除內侍教官課督甚嚴　上見宦侍有能通大學者
問知君之所敎特宣醞以奬之爲鎭岑縣監秩滿歷
活人別提司䆃寺主簿監尼山縣君自在鎭岑恤民束
吏教士講武凡事必盡其心力至是設鄕約一依栗
谷先生所定有纊衣使以懶病察擧君歸侍大夫人
與兄弟同居色養大夫人喪君兄弟五人一兄先已
下至是伯氏又不勝喪人理所不堪而君猶能自力
克盡其情文服闋除咸悅縣監君自以孤露之餘無
意仕宦而只以兩兄年老食貧欲移孝以助養遂黽
勉以赴歲適大侵君盡力於賑恤所活殆千人人有

命稟於天知之者鮮妄希非分君子攸賤嗟公篤守
寔由高見惟後之人其墳勿踐

咸悅縣監李君墓碣

君諱惟謙字退之其先月城人上世有謁平大顯於
新羅開國初至麗朝尤大　本朝司議諱鯽是君之
曾祖是生秦事諱大邦是生　贈叅判諱曙娶清風
大姓金養天女叅判公以行義名於士友間宜達而
窒君生而秀異學語時已知文字未成童與儕流羣
試郡學便占一頭年益長遊愼齋金先生之門受大
小學諸書丙子虜變先生將赴難君杖劒從之先生
義而稱之湖南章甫上章請以栗谷文成公牛溪文

簡公從祀文廟有欲沮敗者君持論不撓多士賴焉除內侍教官課督甚嚴　上見宦侍有能通大學者問知君之所斆特宣醞以奬之爲鎭岑縣監秩滿歷活人別提司䆃主簿監尼山縣君自在鎭岑恤民東吏教士講武凡事必盡其心力至是設鄉約一依栗谷先生所定有繡衣使以懶病察擧君歸侍大夫人與兄弟同居色養大夫人喪君兄弟五人一兄先已亡至是伯氏又不勝喪人理所不堪而君猶能自力克盡其情文服闋除咸悅縣監君自以孤露之餘無意仕宦而只以兩兄年老食貧欲移孝以助養遂黽勉以赴歲適大侵君盡力於賑恤所活殆千人人有

作詩頌之者而君已病矣君生于　萬曆癸丑沒于
崇禎甲寅將屬纊人有請禱者君止之曰有命焉君
配南原梁氏　贈察訪應源女文襄公誠之之後也
事姑恪謹終始無怠內治勤敏不以庚癸累君收窮
恤孤常順君意不計有無君沒以毀成疾以遠化爲
願不聽左道入門亦不許薑桂之請竟後君四箇月
而終焉聞者莫不悲之同葬于鎭岑發李山之庚向
原君草廬公惟泰之季也余與草廬定交麗澤而生
後二月君與吾弟誠甫亦先二月草廬視誠甫猶君
余亦以此視君而偏侍慈顔又同也通家之好久而
愈篤每相與升堂以相怡愉金夫人性嚴有法度嘗

指君而諭余曰吾以此子末舉之故愛之特甚其妻
亦孝於我我嘗爲此子手執其事渠兄爲我勞强止
不已致我不能平君試言其是非余伏而對曰愛小
子甚婦人之常情吾母於吾小弟亦然矣彼某奉念
大夫人勤勞雖亦至情而至於强爭以致有不平之
意則亦不能無過矣大夫人曰然則可行罰也余遂
浮草廬大白君請曰此事實根於我亦當飮我因亦
浮君此事雖近於戲而大夫人終不啓齒余竊伏歎
性度絕異宜有諸子之賢而亦知君兄弟之爲子也
今二母皆不可見而君又奄忽俛仰今昔重爲涕出
焉嗚呼君孝於親友于兄弟此固家庭之敎而亦得

於生質之美故兄弟稱之而亦著於鄉里旣師儒賢則尤有聞見之益故居官以愛人爲心而其與草廬公爲友者皆君之所游從是以爲士友所重焉然而宦止縣簿年又不永可惜也已銘曰

飛不盡翰昔人所歎君而止斯運命所關我銘其碣以圖不刋

海州牧使羅公墓碣

孝宗大王十年　上曰尼山縣監羅星斗治有異績可超授海州牧使公至則益思自效凡係疵政宿弊一切剗除且行栗谷先生鄉約以導其人大修栗谷祠院以尊賢育才越四年政化大行旣而有所不樂

謝歸鄕里今　上四年癸卯患脹滿有薦醫術人者公曰其父凶人也吾不欲相近遂以其十月十一日終于明禮坊之京第得年五十士友莫不惜之公字于天安定人上世有天瑞麗朝侍中　本朝濮以清名直道忤奸臣坎坷而終人益賢之子允恍亦挫抑官止學諭其子級官輔德世稱長德君子是公曾祖及祖也考叅議萬甲以忠孝氣節爲士類所推妣鄭氏守夢先生曄之女也鄭夫人夢一鳥其大蔽天左人曰是鵬也未幾公生焉故因以爲小字守夢愛而鞠之于家事有詿誤以直不諱守夢益重之六歲時而有癰叅議公欲試割治法公承意無所懾鄭夫人

有疾貼藥于面公以手奉持使不墮落經二晝夜不
釋就學於谿谷張公維畸庵鄭公弘溟皆期以遠到
十五慶川君金公南重聞公名欲妻之就叅議公求
見公適習字顏貌點汚家人令澡洗以出辭曰修容
以求售耻也人爲慶川君賀得坦腹郎祖妣年八袠
且閒明叅議公出使或在謫公代幹其蠱奉侍祖妣
如叅議公祖妣不以叅議公不在爲憂公之事親常
以順志不違爲務晩奉鄭夫人每與弟妹子女作嬉
戲於前愛弟妹甚至昏喪舍業咸盡誠心推之親故
無有不滿之意至有銜感入骨者同春宋公浚吉與
公連姻細知公所爲謂人曰某之篤行雖古人不過

也祭時齊濯具修極其蠲潔且不許諸弟輪行深以
習俗之弊爲非也出入有事必告於祠日必晨謁搢
紳家楷範成矣公文藝早成坐數奇年三十三始升
上舍倡率館學諸生將叫閤時諱也賊臣金自點惡
之而不敢沮亟以公爲翊衛司洗馬以解散其議公
甚耻之然不應則且及矣鄭夫人甚憂之遂黽俛焉
轉至翊贊戸曹佐郎出監鳳山忤麟坪大君爲所持
甚急　上心實宜公而爲大君怒甚遂下廷尉已
上曰昔甚久爲宮僚予知其爲善人然竟奪官又以
他眚編配遠邑未幾蒙宥復以爲尼山縣監盖　上
之知公久矣今　上初公以西路諱兵稍行團束于

海州被人上變特 命勿問人以爲遭遇亦不偶也
參議公自號鷗浦早入守夢之門趍向甚正公又鷗
浦公之賢子旣樂善脩行峻望如玉又少時有紫衣
神人夢鷗浦公而告之以吉故公可謂非常人而終
不能大展其抱負壽又不永半百而止豈所謂天固
生之而天又殺之者耶然 孝宗大王以大聖人眷
獎隆重至今 綸音炳若日星此可以不朽於無窮
矣鷗浦公眞可謂有子也子明佐娶同春女早夭良
佐碩佐皆有文行女壻左議政金壽恒進士李師命
內外孫曾若干同春公嘗謂余曰姜姨兄月塘碩期
德行甚高而只以簡嚴人不愛也惟鷗浦公甚相親

與以是知鷗浦之賢而亦以知于天也旣與連姻公有不能得之其子者而兩家之好不替也余謂士夫風誼當如是也今良佐來請公銘夫同春與月塘余同門也其所世講之誼余當有焉況公余之所自知乎銘曰

五十非夭州牧非早而不稱焉惟理之疑居家之行涖官之庸公又奚憾　聖主知公

坡州牧使　贈吏曹叅判李公墓碣

李公挺岳字秀而年十七淸陰金文正先生以孫女女焉公貌如其心秀出於流輩中先生甚愛重焉先生專以小學自律公在門下朝夕觀感又富於文藝

弱冠見國家有虜釁諸人顧處堂如燕雀獨引去深
處家族俱免於亂亂已猶低徊嶺海間盖有栖遁意
以所生考叅議公故稍邇京邑後遂歸奉晨昏勉就
塲屋得生員試入仕自翊衛司洗馬至衛率用諸公
薦除稷山縣監因隣鎭橐疾罷免編配翌年蒙宥粤
三年丙申叙爲刑曹佐郎以工曹正郎出監牙山縣
訟使檄入朝時　孝宗大王勵精爲治輒親見問守
令公敷奏詳雅　上用其言爲除一二弊瘼一路均
蒙大惠至有移書相慶者歲惡力於賑恤流丐四歸
李公敏迪廉得其實狀以聞有準職　命臺諫以爲
濫遂止丁叅議公憂旣三年差管庫任復由戶曹郎

爲金化縣監治績大著以親嫌遞民鑄鐵爲頌德碑
李公翊以御史聞狀　上申前命戊申自翊衛出守
瑞山郡自後凡有大州牧除拜公名未嘗不在焉時
顯廟連歲幸溫陽之溫泉雖有省約　恩言而列邑
勞費尚不貲公財處得宜吏民不知　車駕近臨也
朝廷竟拜公坡州牧使瑞人如失慈毋至相率寃訟
日奚奪此與彼旣上以公格十餘日而遞入爲掌樂
僉正歲大饑京裏飢民四集大設賑局重臣勾管閔
公鼎重引公爲屬時癘疫兼發積尸如山公趍事益
勤糜藥幷設設機構募因肆以瘞死者爲延安府使
府素多宿弊至則一革去之不日如洗焉舊有淫祠

祈禳坌集日事靡費公立毁之曰彼能爲祟宜加我
身邑民大覺相語曰始迷不知也甲寅公聞新貴益
張意不樂卽棄歸始吏民知公意稚耋男女環繞衙
舍日夜號泣者千百爲羣公爲止行吏民信而退公
亟發出境則民又奔走使者營圖所以復來者使者
屢移書勉之顧不可强遂止公買田昭陽江上爲長
徃不顧計以大夫人在故遲徊未決戊午十一月十
六日卒得年周甲加三也淑人金氏同知光爕女前
一年没而葬于楊州金村里虛東一位至是合窆雖
非正禮大林之制可據也公重遲寛和修潔自持子
諒惻怛愛及微物推之事行仁厚善信所後母金氏

常稱其孝敬曰幸哉吾有是子從兄有遺腹而育於
參議公公友愛甚至至析著亦視同氣玆事絕異故
居家諸父重其移孝嫠孀尤須其惠爲官一於誠慤
而盡其才不以干譽爲心故吏民亦信而愛之雖局
於蔭仕諸公爭相薦引將擺脫平調大試其用矣自
世道變嬗卓然自立權門要路終無一跡三子皆嘗
詣闕上章仍與世抹摋而無悔皆公意也於是公歎
曰義有不可沒齒不見可也盖公資禀甚好早游大
賢門下覿德飮河非一日所其賢遠於人也宜哉李
氏籍龍仁始祖吉卷壁上三重十四傳而　本朝伯
持都觀察使以淸白見高祖藎忠兵曹正郎　祖啓

仁有至行祖士慶大司諫叅議公諱後天季弟學生
諱後淵與　同知俱爲國舅懿愍金公諱㑭男子牧
使琜壻公旣娶而爲學生公子並沿呂榮公故事也
淑人生而端粹文正先生奇愛之嘗與之桃而善其
言擬之陸郎之懷橘　仁穆王后卽懿愍公女淑人
十歲從諸親入朝　仁穆王后亟稱以非尋常兒旣
行舅家六親無不稱之於金氏不以私親故怠於奉
承焉公處家莅官賢聞於世淑人之助與有多焉及
其晩年浩然決歸不欲泥滓者亦淑人之所贊成也
始母夫人没幼穉滿室淑人能撫養成長以至昏嫁
一無所缺及末弟文谷相公壽恒遠謫南州則淑人

念之不已臨絶亦以爲言嗚呼其賢矣哉男世膺叅
奉世白文科縣監世晟生員世勉向學女適權斗章
金夏英叅奉生男宜振宜繩女適趙鎭恒餘幼縣監
一男幼三女適權尚明洪德普尹溥餘幼世晟世勉
男女皆幼公去延安涖祠學鄭縣石首淑慝之辨學
元祐諸公其來豈無所自信乎曾有君子而淑人之
賢又其尚類也歟文谷旣爲二誌而書謂余曰子與
吾姊婿有同門義盍亦爲一言乎遂爲之銘曰
李爲故家深根茂枝至大諫公當讐　母時忤奸黨
意君子與之公資儁異拔出等夷大賢鑑賞成就是
期公在門下實多見知處家居官惟義之爲柔中有

剛曉節愈奇人皆怯怯我自持持不亂其羣父與三
兄懿哉淑人令德令儀在家擩染何待女師歸益修
飭室家之宜並收嘉美以垂壼彛
後縣監以正言參保 社從勳令爲觀察使屢
贈公吏曹參判夫人視其秩馳至公考爲承旨其
夫人尚無恙受眞誥世晟佐郎宜振進士觀察男
宜顯佐郎男宜祿世勉男宜行公之福祿尚未艾
也後六年甲子追録

全羅監司趙公墓碣

趙樹村嶷望醇實卓犖忠孝正直人也少而能詩騁
翁夫子嘗言做好詩不得做好官嶷望有爲公少讀

經史味古人之眞腴年十九捷司馬 崇禎丁丑二
月有人來傳三田事輒北望痛哭後又聞北京城陷
天子昇遐又北望痛哭遂絶意榮進潛身耕野以養
曾祖母祖母毋夫人旣代服曾祖母喪毋夫人繼沒
血泣幾喪明先是祖母閔氏泣謂曰汝家祚薄如此
汝無立揚意吾無望矣對曰謹受命矣丁酉遂擢甲
科及第付職又捷廷試爲典籍歷禮兵曹佐郎出爲
黃州判官蘇殘革弊朝廷行均田事使者閔公鼎重
辟爲郎僚甲辰自兵曹郎拜正言持平不出旣復拜
又陳疏辭出守延安以御史褒啓 命陞資移甲山
戊申以正言 召入朝溫宮諸公爭言隨處盡職

上再三誦其名以識之歷數官以書狀官赴燕行到
青石嶺　孝廟入瀋時到此嶺有御製歌辭氣悲憤
公吟誦再三不覺淚簌簌下遂作詩以賡之士林傳
誦無不泣下到山海關上副使皆駕轎而書狀徒步
公謂守者曰書狀亦使臣也何獨步行以失其儀乎
守者不能屈竟許乘車自是因以爲例過撫寧縣見
天子廟汚穢滿庭至燕都見禮部官責之禮部官愧
屈焉清人例給物件視之若浼一不近身焉畢使還
以所鬪於清人者劾相臣又劾李元禎爲考官私其
子　上震怒廷尉問甲寅九月復拜掌令時　顯廟
新陟今　上幼冲上疏極陳祈天永命之道又論陰

邪剝陽之漸爲執義司諫盍論之遂遞時羣凶肆惡威福下移公作詩歎之大觸衆怒奉使湖南試士爲茂朱府使不悅者摭延安時事將以重究使本道覈實而無所得然竟編配赦還僻處鎭岑之樹谷弊衣糲飯常若有自得者嶺外固城水土甚惡以公爲縣令公夷然赴任居無幾頌聲洋溢繡衣者是時人而惡公甚然亦以治最褒啓有　晉錫又　賜書嘉之遂移大丘府使修舉廢墜崇奬節義臺臣希姦人旨劾罷之庚申更化特陞通政爲東萊府使故事必以華盛之服接待倭人公曰豈有爲奢麗而服敵人之心　上聞公貧甚命賜三十金至則大修忠臣宋

妣李氏別座據仁女士亭先生之苗曾孫夫人生於
萬曆壬子没於　崇禎丙寅其考進士訨行也男鴻
紀四女適士人柳震瑞金重熈李喜章都事李玄成
孫男鳳齡鳳慶幼四女皆有育嶷望與世不諧知之
者鮮非唯不知疾之者多惟余自謂知之者故爲世
文以篆于墓其可謂盡知公者耶抑否耶銘曰
於戲嶷望世好俯仰子骯髒也巧宦善諛人所共趍
子何愚也噫彼掊克爲昏爲墨我氷玉也孰居其官
食而怠焉我獨賢也得喪榮辱我不忻慼物莫易也
衣弊飯蔬處之晏如我有餘也痛哭遠望義氣慨慷
世激昻也今人與居古人其徒以崎嶇也世道愈漓

公實厭之後死者之悲也

戶曹佐郎 贈左承旨趙公墓碣

趙侯爲懷德縣監其良方歌來暮而侯遽以柩歸良爲立石通衢以哀以頌焉既而侯之胤鳴世客寓于隣邑懷良相謂曰愛其人愛其屋上烏遂相與懷綏鳴世奉侯神主來居于縣治之南此幾於桐鄉故事也鳴世一日來謂曰吾墓無表願有謁焉余辭曰邑有口碑足以不朽彼鐫于道周者猶是贅矣復何贅爲曰世人不以有碑于州邑而闕于墓前也余曰然按侯名爾翮字景翬楊州人始祖岑高麗判院事副司正訥副司果之彔寔侯曾祖祖也考叅奉相禹以

行義著名沙溪先生門下 顯廟朝以孝行旌閭母
姜氏僉樞鑰之女判書栢年之姊侯生于 萬曆丙
辰生時應其考異夢幼服習庭訓讀性理書旁通荀
韓諸子入場屋居上游戊子除禮賓寺叅奉大臣稱
其清愼 孝宗初服愼齋金先生集秉銓授與設別
檢中司馬辛卯遷義盈庫直長收拾財力造成藏府
事聞 上曰盡心國事不可不嘉奬特命陞叙爲造
紙歸厚兩署別提及爲掌隷院司評戶曹佐郎官皆
劇務侯尤剛明用職官長皆請久任不他遷嘗以輪
對入侍敷奏明白皆稱 旨悉命罷行其所言移并
邑縣監一以愛民爲主治聲藉甚諸公尉薦以爲可

合州郡無何忽聞叅奉公病劇疾馳歸侍露禱北辰祈以身代及喪葬前餟粥期年疏水服除爲司畜别提及爲懷德則　孝廟新陟每朔望詣　殿牌北向拜哭先是　仁廟喪食疏以終三年至是既練而猶居外不肉諸兄弟愍其羸悴相與勉之則曰先君子每教以忠孝二字每値　國喪必致其哀至老猶然今吾血氣方盛可無憂矣翌年庚子只穿敝絮日坐寒廳受羅疾遂作十月廿三日卒于官年四十五邑民皆會哭流涕歸葬溫陽郡南首谷里巽向之原侯名爻子篤於行義既仕氷檗自礪及沒至無以襲斂爲配曹氏梅溪先生偉之後顯信校尉沃之女男長

郎鳴世次鳴遠生員出爲叔父後女適士人崔宬鳴世生子文興三女幼鳴遠生子文煥　顯廟乙巳臨幸溫陽之湯泉邑中人士上疏顯侯家羣行　命贈承政院左承旨其爲風化之助大矣余於叅奉公忝爲同門生仍與侯兄弟復修姻義及侯莅縣又有習池好每服公持守之篤嘗語人曰侯之他事可及方喪一節今世無之云銘曰

維侯先考號時庵學文元公一事三候承厥緒徽未沫令譽方馳圖遽屈艮追惠澤士友悼其存者長孰謂夭

權公諱格字正叔年卅一遊塲屋取司馬卅二庭對
闈大科自承文院正字歷注書壂六品職卽入兩司
爲司諫院正言者五獻納者四司諫者二於司憲府
爲持平者七掌令者四執義者六其餘則最久於侍
講院再爲說書司書弼善一爲輔德間有他遷而輒
復入啟其在兩司講院者首尾餘十年而常帶三字
銜及春秋館例兼焉自槐院時揀取新進必公以明
必惟其人處兩司則不爲銜直以爲名而輒隨事敢
言恥人之骫骳者故不悅者滋多終閼於檢舍玉堂
之選亦多補外爲忠淸黃海二道都事高山察訪江
陵府使在外尤守法不阿年五十一以令　上辛亥

五月初四日卒從葬清風府黃江北先考府使公諱
聖源墓右別岡公天資穎秀八歲解屬文及長益以
文學浸灌然亦不徒尙華藻故其見於論議者明暢
切實不爲文具塞白而已 孝考時有城池役任事
者銜能病民又有 大內營繕公請皆罷之閔公應
亨白 上曰權某有諫臣風采不可暫離臺閣 上
頷之令 上朝嘗以三事進言曰近聞 筵中說話
秘不令臺諫聞之是將閉耳目而責聰明也又使宦
寺督察大臣所領之事是不信宰相而信僕隷也又
不能去邪勿疑使含沙之徒乘時射影非聖王聖讒
之道也末乃勸 上以勤學問正本源敬賢保民之

道 上嘉納焉又入對言諸宮家各司及訓局卒伍
之弊又以弼善上疏極言教 世子疎緩之失後又
言宗戚留連 大內防禁不嚴宮奴恣行暴掠小民
怨咨終以誠正二字爲建極之本嘗力救直言得罪
者 上怒與其人同黨極邊賴政院三司諸大臣相
繼救解只削其職後又擧劾大官 上又以行私巧
譎等語斥罷之玉堂大臣皆論辨不許同春宋公浚
吉再疏極論 上勉從而終未釋然也辛亥 王世
子行嘉禮故事嘉禮後弼善例陞資公以嫌辭弼善
不與禮事物論益多之公內行修飭養生送死克盡
其誠其事季父母如事所生於外氏亦然推以及於

黨族朋友周䘏甚至故家事益旁落至所穿衣服見故絮而亦不以爲意也性恬靜不喜閙熱居常沈默穆如與人處則去畦畛油油然也暇日凈掃一室書史自娛最好宋儒諸書嘗取張子言動晝宵瞬息語名其堂曰六有語諸子曰吾早爲博士業所誤虛拋半生悔之無及又常慕韓魏公之大節取其詠雪詩中老枝擎重玉龍寒之句揭之座右而諷誦焉然世道漸艱敗人意思則公便有休退之志方治菟裘於黃江之上行有日矣而天遽椓之可勝痛哉淑人李氏牧使楚老之女九畹公春元之孫涉獵書史略通大義故婦德咸宜公常備爭友之益先没而祔焉余

於公有三世契誼顧以出處殊塗不得步武常隨然熟知公之爲人矣噫以公見識之明持守之固愛君憂國之誠立朝二十年公議甚許之然不過以爲直道不撓清操無玷而已而其於有大爲者則世或不能知也公嘗充小行人使燕其上使不能如李文子之使晉倉卒遭變被其煎迫必令以其喪服趂班公稱疾不起使二上使謂曰吾未有寡君命終不可擅輒也亦有方便之道故終免脅從後有華人數十百漂到我境漢儀不變自言東南撮土　皇統猶在我即其人也朝議將執解燕山公上密疏力爭然其事秘人莫得而知矣傳曰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公則其庶矣乎其有功於民彛世教也如何也余嘗銘府使公墓具載其世系故兹不復記云銘曰

允矣權公秀出儔匹在家在邦有本而達人曰賢哉公則有大其大伊何事關夷夏默存其防衽免于左人謂夫公未展功用我謂其功誰此伯仲我爲世道有此公誦有來千秋觀此仁勇

沔川郡守李公墓碣

稼亭牧隱子孫散處京外其在保寧者自土亭鳴谷益蕃以昌有名於世鳴谷諱山甫官至吏曹判書謚忠簡其子正言諱慶𠐭生司果諱畯發司果娶龍溪

處士咸平李崇元女無子深惟繼序之重意有所屬忠簡忽夢而告曰某之子可矣遂得於承議郎諱祿之房公實承議公第二子承議公於司果公爲袒免親也其祖判書諱增爲 宣廟朝名臣考郡守諱慶滉也承議公娶判官宋希建女判官雙淸堂諱愉之六世孫公旣承忠簡公世德事父母盡誠早遊金文敬公門受家禮論語諸書文敬公愛重之年三十中孝宗元年庚寅進士游太學士友推重焉 顯廟丁未筮仕爲氷庫別檢遷掌樂院直長陞主簿凡三年不離本院鄭相公致和爲提調甚任之公以 宗廟樂章未備 謂淸廟之頌所以形容文王之至德其

善美盡矣然用之於武王則不可武王之武亦不可用於成王將上疏請於 列聖各爲詩以奏焉大臣以爲難故不果上同春宋公浚吉最悵之歷工曹佐郎正郎出守寧越郡時朝廷重守宰之選鄭相公薦公曰居官盡職忠實存心旣至撫摩峽民先恩後威一於烹鮮濯手奉公吏民服其清惠未幾以檢田不實爲差官啓罷郡民相率號訴曰地主撫吾輩如赤子奚奪我慈母擁馬使不得去差官以詭辭躍馬以去時鑴積當國時事日變公更無當世意築室溪山佳處徜徉漁釣間日與山氓野老爭席 上之庚申政化更新除公沔川郡守公不樂於吏役辭不赴以

乙丑六月年六十五而卒于其廿六日其十月葬于廣州治東鋤隱里後遷曆大興東海洞庚向之原公諱商雨字沛然公事親以孝推之同氣極其湛樂所後家有庶母二人其所生甚多公友愛備至庭無間言人以爲難天資厚重氣度凝遠見人過失專務覆盖忮克之意不萌于中先業素饒亦不經理居積親戚之貧窮者生育死葬人無不親愛敬服焉常以爲節義衰廢風頹俗靡則國以危亡矣其在寧越尊尚魯山墓刱立六臣祠於其前將諏日釃享爲凶徒所沮其後洪公萬鍾趙侯爾翰爲監司郡守繼而成之以郡吏嚴興道配食焉此雖一事其有關於世道大

矣配韓氏牧使壽遠之女議政忠靖公應寅之曾孫聰明仁孝爲婦爲毋皆可師法嘗隨公之官見供奉備具輒泫然思父母舅姑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祭祀極其豐潔所需必別儲以待事至臨事雖婢使必令齋潔見人是非毁譽寂若無聞然辨之於內者甚槪嘗戒諸子曰毋爲彼必爲此也常夙興夜寐未嘗款側終始如一日焉盖古女師儀則也配德幾五十年先公一年沒享年六十二祔于公墓長子滉奉事生男秉天女三人皆幼次子涑生男秉淵秉成一女幼余與公相爲先祖彌甥今涑纍然以喪服再來請銘其狀即韓令人弟持平聖佑之作質而

無溢辭銘曰
韓山之李累公累卿枝分派別來居保寧土亭鳴谷
式播其芬公承厥緖有行有文位雖不隆不隕厥聞
有美壼彛大家源流四德克備雖古誰儔我作銘辭
並著其休

錦山郡守李公墓碣

錦山郡守李公重輝字晦伯年三十三中司馬三十
七入仕歷十二官爲郡守生于 天啓壬戌沒于
崇禎戊午得年五十七其八月葬于先兆前娶同知
金光燦女寔淸陰先生之孫生男曰濡曰湛濡文科
監司女爲持平權尙夏妻後娶安豐君金得臣女生

男曰濂公 世宗大王別子廣平大君璵之後其系
聯詳載公祖考僉樞公墓碣始公兒戲時得時新之
果則奉置于廟門外行拜禮而後啖之母夫人沒與
小弱弟妹日夜抱持不忍相捨執喪甚嚴其祖母趙
氏女士也常加矜賞曰其芳年內外之別難及也及
其考疾歿斷指進血又持祖考承重服公於前後三
喪皆哀過於禮其實行如此蓋公自觀志時不畜私
財曰義不可也清陰先生嘗遺以臧獲雖不敢辭而
亦不問其老少後亦忘其所在此可謂不以事物經
心也處家如此居官可知也其待吏民一以誠信愼
重不尚嚴刻以務聲名故常有去後思嘗爲新設別

局郎廳出納財賦舊例不用親嫌公不居曰心有所
不安不可苟冒公旣以名家子出入於大賢門下其
所自守有如此者後以監司公貴　贈吏曹叅判兼
同知義禁府事前夫人性質溫柔端莊在家擩染無
非至教其爲婦爲母率可摸範嘗過尊章前墮簪而
折目不回顧步履自如其識度如是餘可類推也後
夫人能自識道理視前夫人子女一如己出臨沒顧
言曰爲母子二十年兩無憾矣又曰吾先妣葬不備
具愼勿厚斂我嗚呼此可以見公於刑家也余自僉
樞公昆仲猥蒙奬與至公考獻納公則又處以相觀
之列矣今公又作泉下人眞所謂哭其祖子孫三世

者也目今踽踽孤居影外無儔追念前事收淚而爲
之序仍係以銘曰
公之初年文藝有赫差池不售遂從吏役王家後裔
有異於人羣行焯焯福履斯臻後承多有有文有行
惟其有之慶流宜永

禮曹參議洪公墓碣

洪國卿之胤萬選嘗來授余以狀余觀其冠屨應制
哀戚由衷余已知其稱家兒又其狀曰先君惡碑碣
之溢美者故其狀皆據實蹟嗚呼國卿賢乎哉然余
與國卿　顯廟時出入筵席服其文學操履知國卿
賢非直今日也國卿生於　天啓癸亥九月十九日

時世道回泰運氣清明公之所禀受可知又公以慕堂月沙爲內外祖其尚類也宜矣公在丱角以詞詩伏儕流亦爲先進大家流所稱許咸以爲衣鉢之傳有在也旣成進士闡大科歷踐華顯多在玉堂春坊其輔導論思必出於正甞上疏論爲治以懋聖學親賢臣爲要道又以擇師保輔翼儲貳爲急務因言受善之量未弘使臣之禮未盡而其下又爭親閱武士之失末又及敦宗之道而深以堂陛漸壞宮禁不嚴爲戒皆指陳事情不爲空言而其敦宗一款卒爲士禍階梯至於楚獄之成而益驗焉掌令時以疏切諫溫宮之　幸曰昔唐宗將幸九成宮御史馬周諫曰

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九成去京師三百里溫凊之禮切有所未安也今玆溫宮雖與九成有異而　三殿並行　大王大妃奉養其將屬之何人聞者竦然危怖憲官有疏斥大臣忤　旨削黜繼而並諫者廷尉問公以應教獨上劄救解又以疏申之疏入八十日始下由是屢擬臺閣輒　命改正其後過事益爭論不已　經席進講之際或因文義或因古事委曲以歸之　上躬及時政令　上在春宮顯廟妙簡僚屬公首膺是選以爲冲年訓迪尤當以格言至論盈耳充腹故竭誠開陳而尤拳拳於孝敬之說間嘗略爲外職而皆未久久帶三字銜凡所述

作脫口而膾炙於人前後魁課製者十六又嘗連三次居首特陞品秩蓋自 仁廟以後獲蒙是恩者只四人而公其一也 仁宣大妃國恤以禮曹叅議依古例請 慈懿殿大功九月服因被幸禍者構誣久罹錮籍今 上己未始起廢爲安岳縣監屢以狀求免 上特旨催使交事公赴任六朔而出候使臣卒遇疾以庚申三月六日竟至公館復噫泰運先幾聖化將新而遽至於斯豈非天哉 上聞甚加驚悼特庀其終事公早孤哀事兄姊如父母嘗有仲氏哀辭見者不覺淚濕性喜清貧不立產業蕭然斗屋疏糲不給又常恬靜自守惡世之諂諛徵逐以故其官

位猶有歎焉公盖有推而與之之意矣人有愧於先
之者豈所謂古井無波者非耶嗚呼以公之文學詞
華宜鳴 國家之盛而遭時不淑旣不能與中華大
雅上下其酬唱豈知公者之所以重爲噓唏也然觀
公之志亦不以人之所以惜之者自惜而常有逡巡
却歩之意焉公於是又豈不加人一等矣乎惟甲寅
乙卯間一番士類創殘流離且加以無將罪名大禍
匪朝伊夕而公悠然坦蕩若不聞也寄傲江湖獨立
萬物之表公可謂塵埃中鶴骨也哉久堂朴公長逺
孝友篤至氣類相感嘗以詩稱慕而一時推尚交遊
皆是文行修潔之士古語云不見其山但見草木豈

亦可以論公世矣今　上初服公已擯斥而特念
胄筵時誠意衷榮備至亦不可謂不遇矣豐德松山
卽公寓墳地將以其年月日改葬于楊州豐壤之縣
倉里卯向原公嘗有遺戒諸子遵奉喪祭務從節約
亦足以矯俗弊矣公諱柱國號泛翁豐山人上祖之
慶麗朝文科壯元官國學直學自後軒冕蟬聯中世
稍不振至慕堂公始大顯諱履祥以經術德行爲
宣廟朝名臣考諱霙文科禮曹參判夫人德水李氏
吏曹判書景會女男長卽萬選進士次萬廸進士壯
元六女適士人李涑沈沖金濡趙正萬鄭壽崑沈鳳
輝金趙進士孫男女皆幼公伯氏文懿公諱柱元尚

義好士以余之不有其家而辱與友焉余故知公尤稔今又爲公二孤述此文而係以銘公有遺集十二卷藏于家公之詩始主於選而晩好長慶晦翁嘗評詩以爲變不可易言然此李杜之所不免詩得如李杜亦可以止矣然詩可以論公也哉銘曰

鷦鷯下地志千仞鵾鵬空嚇翔欲迅全我五章逐紫皇德輝今辰傷永藏吾誰與歸厚夜長

進士　贈掌令尹公墓碣

丙子亂後余得遇尹公柔剛伯於深山中接其容貌聽其言議知其有嚼然不滓之趣剛伯亦不余鄙而又謂余文不悖於理見之必喜讀焉旣別余每心存

而神往也後數年聞其没慟惜之深與愛慕之誠相
酢也又後數十年又與其二子以健以性等相從益
歎其風範之不衰也今健性以公銘爲託余按其狀
與其文其文盖多義理之奥治亂之變出處之義是
非之辨而亦時用余論議意剛伯眞不余鄙矣余何
忍以不文辭哉剛伯生三歲而其考文科縣監公諱
衡甲卒至教數方聞隣兒呼爺輒泫然曰人皆有父
繄我獨無又解縱嚌雛曰亦若人之思其親耶十八
母夫人黃氏疾革斫指進血及喪與二兄情文極備
奉養祖母元夫人心力俱盡避亂而行傍人感其誠
必助其甘旨元夫人嘗疾病嘗糞露禱竟得差愈伯

氏新谷公殉死節於官所公捨命奔往之以身溫屍
數日卒解其凍而斂之仲氏林溪公集以斥和就虜
死公常自隕絶枕席終身有涕泣處慈愛伯仲之孤
甚於己子昏娶舍業極力經理以故鄉隣化服者甚
多而有不念天顯者則其所親必相戒曰獨不見尹
某之行乎其內行有如是者亂後雖拾芋充飢而非
義之物不取於人又自以南北虜俱有深讐彼中物
事絶不掛眼丙子以後絶意進取斂迹江湖常思遠
舉託迹於閩浙之間以尋朱夫子之遺躅而終不可
得每聞朝家以珎髢加之窮髮則輒慷慨流涕其志
節有如此者壯歲希慕古人口不出鄙倍之言身不

設惰慢之容而日講程朱諸書研究探索嘗曰學莫要於持敬而克己其實則在乎事親從兄之間其務知要有如此者尹氏系出南原上世自高麗朝國子司業諱威已爲名族而至曾祖知事又新好學通經一時名儒多出其門祖校理暹有德有文録光 國勳壬辰冦亂受 命殉義新谷林溪又有如此者嗚呼嘉美之會於一己者如是雖遭屯自廢無意於時若天假之年以究其爲己之學則其所成就必有所不可量者而年纔廿九遽終於 崇禎甲申之十月十三日豈不可惜也哉知公者無不悲而惜之而清陰金先生語人曰 崇禎亡於甲申而此人死於是

年亦可傷也先生可謂知公之最者也公於生事葬
祀竭其心力而不事生業家甚貧慕公義者皆繼以
歛之後又舉其孝行焯焯者以聞於朝　今上殿下
特贈司憲府掌令配尹氏別坐繼得之女籍坡平凡
生二男二女以健以性皆進士有文行而搢士人趙
得重生員韓碩佐也葬在金浦縣東林村公嘗遊場
屋取　崇禎癸酉進士晩以聾啞自號故題其墓曰
有　明朝鮮進士聾啞子尹君之墓云銘曰
口病則啞耳病則聾啞則無言聾則無聽不病而聾
而又啞焉嗟惟剛伯何故而然不聞不義不言非理
況當其時天壤易置不聞不言聾啞者似而義則聞

而理則言嗟公聾啞其異乎人

廣州府尹閔公墓碣

有用不稱才壽又不永而嗣又絕紹者曰故廣州府尹閔公周冕字章五也公聰悟夙成文藝度越年二十捷司馬後五年癸巳　孝廟謁先聖仍試士公居壯元由成均館典籍歷工禮兵三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出爲黃海道都事還拜兵曹正郎轉成均館直講除長興縣監剗革弊瘼威制豪强境內淸肅癘遞復爲兵曹正郎又出爲忠淸道都事始入爲侍講院司書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　顯宗元年庚子復出爲仁川府使府有紫燕島朝家議以爲保障公

年亦可傷也先生可謂知公之最者也公於生事葬
祀竭其心力而不事生業家甚貧慕公義者皆襚以
斂之後又舉其羣行焯焯者以聞於朝　今上殿下
特贈司憲府掌令配尹氏別坐繼得之女籍坡平凡
生二男二女以健以性皆進士有文行而壻士人趙
得重生員韓碩佐也葬在金浦縣東林村公嘗遊場
屋取　崇禎癸酉進士晩以聾啞自號故題其墓曰
有　明朝鮮進士聾啞子尹君之墓云銘曰
口病則啞耳病則聾啞則無言聾則無聽不病而聾
而又啞焉嗟惟剛伯何故而然不聞不義不言非理
況當其時天壤易置不聞不言聾啞者似而義則聞

而理則言嗟公聾啞其異乎人

廣州府尹閔公墓碣

有用不稱才壽又不永而嗣又絶紹者曰故廣州府尹閔公周冕字章五也公聰悟夙成文藝庋越年二十捷司馬後五年癸巳　孝廟謁先聖仍試士公居壯元由成均館典籍歷工禮兵三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出爲黃海道都事還拜兵曹正郎轉成均館直講除長興縣監剗革弊瘼威制豪强境内清肅病遞復爲兵曹正郎又出爲忠清道都事始入爲侍講院司書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　顯宗元年庚子復出爲仁川府使府有紫燕島朝家議以爲保障公

繕治器械多有設張還朝爲掌令者再差訓局郎丁
毋夫人憂服闋爲掌令遞拜利川府使未數月陞通
政爲吉州牧使未及赴任用薦超授廣州府尹公以
留務甚重少有疎虞實係　國家興敗遂殫竭心力
靡有遺棄然一心奉公不悅者衆故功緖方興而罷
旣叙爲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右副遞爲掌隷院判决
事復入承政院爲承旨己酉除慶州府尹水土不善
至者輒病人或勸公毋行公笑曰余豈是巧宦者耶
不避夷險是臣子義分也旣至輒煩就簡恤窮以惠
士民稱頌公以慶實名都而屋社未及千年典籍無
徵遂補弊增新纂東京志三卷刋行於世然公已病

矣去職未幾而卒實庚戌十二月六日也公旣病嘆曰吾棄吾親而死矣吾三世爲吏無乃祥刑或枉耶觀此則公之嘗盡其忠愛可知也公世爲驪興人上祖有稱道高麗尚衣奉御自後華冑相承副提學起文　本朝乙巳名賢曾祖有孚文科正郎祖諱聖徵戶曹判書　贈領議政謚肅敏考諱晋亮通政牧使以清白著稱妣杞溪兪氏僉正大儁女盖自肅敏公居家莅官主於剛嚴公則一以慈祥豈弟爲心忍刻懻忮避之如仇材藝贍敏而亦不耀其章尤不汲汲於進取故常在進退用舍間嘗爲母夫人嘗泄以驗疾劇易居廬墓下朝夕哭拜不避風雨其庶弟病疫

幾殊公至誠救療終得回蘇此尤難也噫以公仁厚之心不享其年使七十老人哭踴悲號天之報施果如何也以公之誠孝亦豈不飲泣於泉裏耶夫人李氏監司時萬女無子事舅姑兩世嚴敬備至公所後子致雍繼公而夭其子壆數歲以故公之懿躅美行無人收録令李夫人只據其所覩記倩其兄持平伯麟諸子爲狀信乎其質而可徵而謂之該悉則未也嗚呼可悲也已郡守宋公時默余家兄也有隱德常沉默而甚辨嘗造次見公而甚相得謂曰豈有醇謹忠信若是而猶有狡僞忍薄之心乎嗚呼余固美公之爲人而吾兄之言若是尤宜見於余文也銘曰

吾觀閔公天質洵美儀表柔嘉內實剛毅時非禮不[illegible]
人趍我止入而奉親祗栗厥心逮事王父庭訓極嚴
公濟以寬人服其仁宜永其年福履綦綦半道而稅
實天攸椓作辭孔哀以銘墓石

吏曹正郎俞君墓碣

胤甫之亡余略叙痛惜之意於墓表矣旣而其子相
基將樹碣於兆外而復以其文見託余按其狀而叙
之曰君幼時放逸不羈有食牛氣市南公痛加規繩
軌之於禮法則又日邁月征自入於彀率盖其堅悍
强剛用之於克己變習故其得力又如此矣年幾弱
冠仁孝遜悌清明溫粹日夜劬書兼通擧子業不勞

而取第入仕任職所授而宜市南公疾革號泣露禱斫指進血得延宵晝之命其居喪之禮克誠克愼一無所歉凡其所處所行人有所絕不可堪者而執持愈固必以恔乎其心夫有其情而苟無筋力則情不稱焉雖有其禮而苟無其愛則禮爲虛設今君其所謂强者仁者而可以觀焉者歟纔禫而有　召命君曰餘哀未忘雖有偏親何忍彯纓結綬以爲榮辭不赴且夫清官要職衆人所趍而君則不屑也惟便養是急力求僻邑兼欲讀書培養以益其所未至遂得洪川以來則大夫人奄棄其養矣既返葬而廬墓致毀竟至危身其配尹氏知病之不可爲走詣廬外泣

請入訣不許且書以戒之曰古人愛人以德使婦人
得近廬次是豈得正而斃之道耶又以卧內溲矢不
潔使屏去書册曰聖賢言語何敢不敬又顧其子而
戒囑者無非古聖賢言也夫人於死生之際不甚迷
亂者鮮矣若君之正終可謂難矣非學之正守之篤
養之厚能如是乎其爲濼海華人上疏也蓋爲其人
不貶　大明衣冠也其說數千言而其尊周之義炳
如日星其時同其議者閔公維重李公端相數人而
已君可謂不負所學者歟君年廿六赴明經試可以
俯取而以嫌避去人以爲難卒闡丁酉科由槐院歷
說書翰林注書典籍兵曹郞屢爲正言持平論事棘

棘入玉堂爲修撰其爲洪川則以吏曹正郎乞而出
也其吏事精敏愛恤吏民而淸操如雪其所着之履
弊而無底如郭先生之爲者或請易之則曰吾所以
來此者爲親養也親養之外何可絲毫役心此細事
而他可知也君內行淳篤其養生之禮敬愛備至容
色常愉左右娛戲欲親之喜平生無一毫私儲有得
輒以獻焉與其二弟怡怡湛樂衣履用物一與之共
未嘗有常主也盖君視世之慕尚不翅若浼惟以崇
德義勵廉隅爲心最惡人之營爲冒没尚利而忘義
故人有爭訟者聞言而愧沮焉君以　崇禎己酉没
得年四十一君以余爲先友相視甚至一日名其人

而曰觀其處心必赤士類吾欲痛斥之余固止之仍
曰君欲爲韓松齋耶盖韓公嘗斥南袞有禍心而卒
爲袞所殺當時之言盖余之所以爲戲而十年之後
君之言大驗使君而今在則其爲范滂陽球之事必
如朱子之所自期必不婾婀顧慮以爲苟免計也嗚
呼天不假之年使其志沉没不著惜矣惜矣君之先
系及後承略具表叙而惟其祖叅奉養曾曾祖郡守
大徵高祖進士溍不著故追記于此君晩年所好易
傳義二程全書朱子大全云銘曰
矯矯之氣行行之志始若覂駕中乃循軌晩窺閩洛
耽讀其書天嗇其年終屈遠圖而其行義白如雲水

我銘其墓以示無止

校理洪君墓碣

洪叔平之没余爲文誌其墓矣今其胤重模重楷復
謁表以爲顯刻余以爲初已汏矣其可再乎旣而思
之韓文公爲劉統軍兩作之劉將也勲也猶且如此
况吾叔平之賢乎叔平名萬衡 宣廟朝名臣號慕
堂官大司憲履祥之曾孫叅判寏之孫考諱桂元尚
宣廟大主號無何堂謚文懿生四子君其仲也頴悟
夙成年十六中司馬兩試三十登文科爲翰林記事
言颯颯鳴毫無不稱賞焉歷數官爲司諫院正言司
憲府持平兼帶三字銜中重試入侍講院爲司書文

學薦爲弘文館修撰校理爲兵吏曹郎盖極選也旣
遞復入然常退讓不久居無何公跡嫌履變常存畏
約而猶恐君不言其所當言曾有戒言然君不免顧
慮疏成而還削者多矣嘗有漂到人不敢漢衣冠自
言 皇朝遺民朝廷將押解淸國時朝紳皆怵迫莫
有言者閔公維重獨力爭以爲如有後患身自當之
君亦草疏辭嚴義正誠意懇惻雖有所拘不果上而
見者無不鬼動年三十八以庚戌正月十四日卒無
何公父子聞知己也時在疾祭以文歷叙居家至行
老峯閔相公鼎重君之婦兄而友也狀其始卒甚詳
盖君淸明溫雅恬靜寡欲慈詳而有矯强之操俊逸

而無矜激之論晦翁有言有精神而淳者眞難得君
其庶幾焉無何公倚廬時君不以己服已除而常處
於外不與宴樂此可謂加於人一等矣自朝論携貳
世無完人而於君則無不賢而愛之君記性絕倫嘗
聽人自誦其百許句大篇君追錄之無遺失其文詞
婉麗而條暢見者愛之蓋無何公李月沙廷龜之宅
相月沙之文傳播　中朝至於江浙則君之源泒有
自來矣惜乎天假之年使之長進則不直其文其爲
人亦成矣墓在坡州泉峴里配閔氏叅議光勳之女
重模今爲判官重楷進士余每聞君凈掃一室閉戶
看書心絕愛之君亦不以余爲無狀人或戲以爲神

交令再形君於文字爲之愴然涕出也銘曰
天潢餘派月沙慕堂爲內外祖縱使恒品亦足流光
矧君自竪淸而愷悌俊而安詳何促其數名父賢友
咸有文字可以終古吁嗟叔平二丈夫子庶繩餘矩

吏曹叅議趙公墓碣

有以大家子斥去綺紈習篤於文行立身揚名者曰故吏曹叅議趙公嘉錫汝吉其人也公楊州人上祖岑爲高麗判院事自後圭組聯仍有諱末生 本朝領中樞謚文剛蔚然爲名臣有二子長中軍司直瓚次觀察使瑾觀察曾孫漢川尉無疆生 贈判書連孫判書無嗣以司直五世孫擘爲後 贈左贊成贊

成生諱存性受業於牛溪成先生歷職臺省官至八
座謚昭敏是生諱啓遠官至刑曹判書謚忠靖娶領
議政文貞公申象村欽之女有五男公其季也聰頴
絶倫十歲讀潘陽節通鑑論五遍而背念之不錯一
字十七中解額躓於覆試公歎曰士不可僥倖而苟
得遂携書入道峰山下肄業窮日夜不輟幾至四五
載文辭驟進二十七庚子並中司馬兩試因闈大科
隷槐院薦爲承政院注書藝文館檢閱例陞成均館
典籍遷司憲府監察兵曹郎入司諫院爲正言遞授
京畿都事復爲正言時忠靖公已休退湖右公爲便
養求出爲扶餘縣監周歲罷歸叙復內職出爲海運

判官被臺劾公悠然如不聞也丁外艱旣吉由兵曹
正郎司藝直講又爲京畿都事入爲司憲府掌令尋
遞以直講兼 國葬都監郎廳有陞叙之 命時時
事變嬗出爲三陟府使翌年罷歸已而歷數官爲掌
令遞爲掌樂院正仍董 山陵修改役特 命加資
以臺啓反汗時有天警上萬言疏備論姦黨貪邪兇
悖之狀又極斥尹鑴無君不道之罪臺諫論請遠竄
公東裝以俟 上以求言而罪言者不可終不允只
削奪官爵時姦黨勢成威立禍機益急桁楊狼藉正
士戮死公猶夷然不以爲意庚申改紀首膺 寵命
自掌隷院判決事入承政院爲右副承旨公以爲國

事更始可以有爲竭忠盡言無所回避一日面斥入侍諸臣曰法之不行自貴近始某等身居宰列冒犯禁令宜乎紀綱之廢墜也諸宰以次首實莫不縮頸又與大臣爭論於朝堂有所觸忤 上特命罷職臺諫以爲直臣不可摧抑遂以得免然屢擬諫長而輒靳 天點歷刑禮兵三曹叅議辛酉遂爲吏曹叅議則公曰我本無寸長今所以處我以極選徒以年前一疏也嫉一疏占名宦耻也固辭得免因欲謝事歸田而公已病矣既已雖知不可爲而少無怛化意延接親賓笑語如平日竟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不起春秋僅四十八臨終顧諸子教以奉先飭躬之道夫

人泣請而訣公不許曰不可絕於婦人之手翌年二月葬于抱川獨谷里又翌年稍移負亥之地前夫人洪氏先公十九年歿而祔焉夫人學生屎之女監司慶臣之孫多產而輒不育一女爲尹世恆妻繼娩尹氏其考縣監以明家法爲搢紳楷範三男曰泰一泰萬泰億側室男泰善公疎曠坦夷介不絕俗剛不劌物事父兄盡其誠愛居制衰絰不釋上墓拜哭不避風雨常曰事亡之道只有祭祀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宗家不同一處必與朔望之參遠祖墓久益荒廢約宗人置田依禮歲祭待親舊有恩救災恤患如不及前夫人既沒哀其母老無子始終其衣食棺

鄉人以此知仁厚之心無所爲而然也常一室圖書絕無要路跡同志至則欣然相對雜以諧謔然人不敢以非義相干自少尊尚節義若聞忠臣孝子爲君親捐身命必感慨太息常讀宋尚敏子愼沒身疏淚簌簌自下丁巳一疏凜然如秋霜烈日其志蓋置死生於度外也蓋公文華才識拔出等夷而樂於弛置不數數然也以故常在用舍間晚始際遇而美疢遽嬰豈非命也然當危時而著忠直之節際昌辰而揚退讓之風其正終之嚴不媿孫宣公大爲世道之光可謂不虛生天地之間矣余受知忠靖公甚深因感公兄弟諸公不爲東閣郎君也今公仲氏尚書公歸

錫狀公行而悲曰吾弟非不如古人而壽命不遐終不能展其抱負嗚呼孰爲吾弟以永於聞又其友尹君以健録公行一通來曰此皆質而可信余曰余亦有於身親見者昔朱夫子稱韋居士義仍歎今不可見也曩余以死罪由北南遷也親舊畏縮不敢問而公之尹夫人獨嗟勞甚至撫及婢從婢從皆感涕而行信乎尹龍原之孫而亦見公之行義行於家也銘曰

盖聞道德衰而節義見節義亡而國家顚嗟惟趙公氣宇慨然曩際平陂危機交急公陳一疏妖驚鬼泣天日照臨忠精不厭洎乎遭遇井渫用汲衆方有爲

猶存謙挹宜有神勞福祿蓁蓁而闕永年嗚呼不仁
長收氣節閟此一丘旣固旣安惟千萬秋

孺人淸風金氏墓碣

孺人金氏其籍淸風其考諱養天其夫子月城李公
諱曙其子惟澤惟孚惟泰惟益惟謙我 孝宗大王
召惟泰至京辭以母老 命給食物以慰之今 上
元年又特授惟澤畿邑以便養之蓋欲惟泰之來仕
都下也旣不果則累降 恩賜以惠養之八年丁未
幸溫泉復下食物之命其六月三日孺人沒又 命
除忍題給喪需人榮之曰人也宜其有是也蓋孺人聰
明有識度始吪失恃又四歲仍以一人杖問曰父母

神主我當主之乎聞者憐而奇之及行事公惟敬非禮之儀未嘗見於燕私既寡放倒家事謂諸子曰汝父素不事生業今使知舊言之曰某死而妻子無所庇賴豈不可也自　聖考初恩賚便蕃孺人懼而且悲曰何未亡之獨享斯榮也不御華靡笑語切稀見者疑其新免於喪者嘗曰汝兒曹既不得從父而死則宜勉於學以世其家也故諸子皆力於文行其第三草廬君從文元公金先生於溪上卒業慎齋之門實有所受教也孺人既黃髮兒齒精力尚强諸子雖進公甫言猶不釋麻枲治家專務儉約至其周恤窮餓則甚於己事盖孺人盛年苦節天報以福故諸子

華髮斑衣更迭娛侍孫曾累累坐膝扶床存沒哀榮
極備無憾其盛矣享年八十八墓在錦山進槳山負
壬之原去公兆廿里而近以　恩賜米布置墓田於傍
俾萬子孫無闕香火吁其子孫忠義豈有不立長男
及季皆縣監次二參奉次三草廬君曾以吏曹參議
徵不就次四遹仕郎五房之出不可盡記女適宋瑞
龍余與草廬君有通家好嘗上堂而拜孺人數草廬
君過失似若以余失偲切之道余與草廬君俯伏稱
謝始乃欣然而笑余歸語吾母以為稀有事今二母
皆不可見而追記乙未夏孺人使草廬君來勉以衰
年服喪慎爾危身今者諸孤白首扶杖殆不可支而

病不能往護其輿寢今玆文字又不能形容德美慚負深矣然信而不誣則可謂云爾係曰

壺彝修福履全受賜于君有稼于田斯墳之苾芬將期于百千

朗善君夫人成氏墓碣

靖孝公仁興君諱瑛夫人宋氏吾東尹姞貴族也宋夫人賢其子朗善君俁且惟宗戶之重擇其配之可對者曰唯賢而已他不足問焉媒氏曰唯有察訪成公雲翰故家世族也其家有幽閑貞孝之淑質以夫人之貴而議之彼家亦賢其女甚必不以貧儉爲解卒如媒氏言旣執笄而見六親交賀焉例封縣夫人

嘗隨宋夫人入　大內贊謁諸嬪御屬目而嘉賞之
宋夫人愈益愛重之盖夫人自十歲時父母有故則
其家務獨任而皆辦焉十八而于歸孝敬以事尊章
順正以承夫子接娣姒莅婢使皆中節慶殁時年二
十六實　崇禎壬寅六月十七日也夫人有身者數
而終不能無災卒以無育朗善請於朝以其弟朗原
君俁長子全坪君㴵爲後禮有支子可之文而朝廷
援例許之盖爲靖孝公廟祀也朗善累增貣令視上
公爵故夫人亦追加郡號於是全坪君泣而言曰余
生未晬夫人自知不利於子顧我復我出入復我今
無以報其恩唯有篆石所道以圖不朽而已遂介於

延安李喜朝同甫以請余文余與成察訪有雅焉嘗聞其氏族則譜自高麗政丞士達世爲昌寧人 本朝叅贊世章直長澳寔曾祖及祖而考諱則汝容也夫人母元氏寺正振河之女察訪公今爲同知敦寧云銘曰

嗟嗟夫人乎氣淸而數促理之常兮孝子篆碑其存者長兮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五

陵誌

明聖王后誌文

臣謹按周雅稱太似曰俔天之妹宋人稱宣仁高太后曰女中堯舜嗚呼若我　大行王大妃擬之而有餘者非歟始　后以不出之年作嬪于　王家則我慈懿殿及我　孝宗大王　仁宣大妃亟稱其孝敬及主內治則梱內戴其仁域中承其化及居　東朝則外內益無間然於其德矣及乎去年癸亥冬皇天感其至誠俾我　主上殿下克膺無疾之慶宇內含生方祝億萬年遐福矣嗚呼何故皇天格於誠而靳

於壽慶赦纔頒　遺教遽宣嗚呼豈所謂神者誠難明而理者不可推者歟我　殿下攀號擗踴靡所逮及則乃泣惟以爲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遂手録平日言行以　命肺腑臣淸城府院君金錫胄文以爲狀而以狀　命臣時烈俾爲幽誌臣承　命悸恐屢辭終　不兪臣謹按狀曰　后姓金氏昔新羅金姓王之後受籍淸風府至麗而顯者曰侍中大猷仍士大夫不絶　本朝臺司憲府執義其孫湜　中廟朝爲大司成訓迪朝紳及章甫君子曰開千眼必有後矧以性理之學啓牖一世乎其玄孫堉　仁孝兩朝名臣官領議政諡文貞其第二子佑

明領敦寧府事淸風府院君卒諡忠翼忠翼所後考曰址 贈領議政忠翼娶恩津宋氏封德恩府夫人其考叅議 贈贊成國澤也 崇禎壬午五月宋夫人有身纔八朔有烏銜玉飛過寢房而墮之文貞公筮得育賢之兆越翌日乙酉辰時 后誕于漢師長通坊私第 后德容天成貞閒婉㜁動止有則歲辛卯 孝廟爲 顯宗擇配 后三入揀選 孝廟輒益奇愛之遂册爲 王世子嬪仍亟稱之曰佳哉此婦終必福我國家是歲十二月行嘉禮 后入而承事 三宮退則輒與五公主同處一室宮闈之間藹如也 孝廟嘗賜一幅畫曰此白髮老仙抱童男以

行者卽予願抱孫之意也己亥夏　顯廟嗣服遂
進位　中壼小心翼翼夙夜靡怠十六年之間其所
以內資　先王寬仁恭儉之治者備矣己酉　顯廟
奉　仁宣大妃幸溫宮　后以定省之曠請從焉
后於喪禮益致誠信　孝廟　仁宣之薨常哀慕盡
制撫愛諸主諸主不知有今昔之異甲寅秋　顯廟
禮陟　后哭擗隕絶罕御糜粥我　殿下從旁泣請
爲之强進其食冒諸具皆親自辦治不任有司時罪
宗楨柟兄弟屬最近出入　禁密其諸舅兄弟賓客
爲之羽翼窺覘非望事盖有難言者又挾外勢譸張
虛喝誣及　先朝朝臣愕眙不敢出氣　后聞而痛

盡曰曾爲 先王臣子者何敢無辨遂 命大臣究
詰其根因楨樫等與宮人踰濫以穢 禁嚴忠翼公
駿且憂上疏言之鑴穆等急求對意欲論以反坐而
忠翼待 命于金吾事機迫矣 后恇悸罔措遂與
上夜御宣政殿西廡 上東向坐 后蔽牖而處閤
內遂召大臣諸宰既擧聲哀哭明言楨樫等姦事非
朝夕之故 先王亦嘗言之鑿鑿皆有明證於是
上鞫問宮人宮人皆首實楨樫等始就勘 后又勸
上寬楨等罪而並其宮人只 命竄配 后自乙卯
爲寢邇 先王魂宮移御通明殿微不豫丙辰六月
猝劇我 殿下躬侍湯劑分 命大臣禱于 廟社

山川盡釋獄囚以祈冥佑旣少間還 御大内 上
每罷朝常入侍有疑事必禀決焉 后亦以爲 主
上幼冲予不敢噤嘿輒與之從容商量焉其所以擁
佑 嗣聖全安 宗國者大矣時鑴穆宇遠等疑怒
益深敢肆侵斥語至有毋令貳過照管動靜等說而
壽慶嗣基濾等前後鼓煽誣悖逆 上怒斥濾疏
則穆等又以爲出於愛君憂國倘靡我 兩宮止孝
止慈之德則凶徒將不但已也旣不售則於是鑴誣
以照管爲幹蠱而爲鑴分疏者乃曰韓琦亦有照管
語在琦時太后少帝大生嫌怨事有不忍言者故琦
不得已而請后照管今引此爲言則其意益悖矣庚

申耩與堅台瑞鋌昌等謀不軌旣伏誅后深慮獄事或濫至使楨之子諉以非所生而不死焉盖 后性慈仁雖蝡蠢之微亦未嘗害傷嘗有小蛇盤旋於寢室宮人皆失色 后遑然曰林樾近此無怪也只令驅而放之亦不詢諸瞽史戊午我 殿下泄痢危重 后齋沐露祝請以身代 上疾尋愈 后每以我 殿下未經痘瘡爲憂癸亥十月痘發 上躬 后大驚慮齋沐請代如戊午時十一月 上疾平復而 后因示憊少愈而念 上不自克親往臨視見 上祛疾太半爲之欣然失喜未幾疾復革 上力疾入侍 后念 上氣疲亟請就安而 上終不退仍 命大

臣行禱如丙辰焉十二月初五日未時竟 昇遐于
儲承殿之西別堂春秋四十有二有 遺敎數百言
盖曰由初終以至窆藏其諸具皆自予具修勿以復
煩有司其中外進香亦皆停止而朝夕饋奠器數並
令太半减省又曰目今國儲蕩竭民力亦盡諸大夫
毋循舊例一切省節則雖予魂鬼亦可以安矣又曰
主上仁孝必體予意故如是言之我 殿下祗奉
德音卽 命有司一無所違而深山窮谷莫不奉讀
悲慕曰 聖母之哀我至矣今焉棄我吾其奈何當
丙辰憂吉羣臣上尊號曰顯烈至是大臣金壽恒閔
鼎重等率諸宰上謚曰明聖徽號曰貞獻文德先是

崇陵之役虛其左方將以四月丙申朔初五日庚子祔葬焉實 治命也巡衛象設已具於前事力又大省焉羣有司得免華樂不臣之罪而疲氓益受 慈儉之德矣 后丕膺天慶誕我 主上殿下初聘仁敬王后金氏亦新羅王冑出領敦寧府事光城府院君萬基女庚申十月薨逝翌年正月 后議選繼妃廷臣以太速爲言 后曰强國在傍不可膠守盖懲勝國事也其深憂遠慮類如是其五月令 中宮殿下膺選正位領敦寧府事驪陽府院君閔維重女也明安公主下嫁海昌尉吳泰周嗚呼我 聖母盛德至善雖方之任姒可以無媿而惟其沉潛不顯人

不得以名焉然其言行之懿自然暗合乎道當鑴穆
欲陷忠翼以脫楨梃也　后之心以爲吾親將以非
罪而陷於不測吾雖竊負而逃可矣其孝德於是乎
益著矣其後權兇誣詆則又　下手札深自引咎而
無一毫懟怒之意其時傳誦者雖無知下賤孰不嗚
咽哉己未春逆竪因忿爭手敺　后小毋至於拉齒
而　后終無一言如不知有此事其沉幾慮量此亦
可見甲寅以後見諸舊臣創殘恒切憂傷我　殿下
承奉　旨意雖屢經駭機終保無他至於兇徒伏法
之後其疑者從輕雖明有罪者必求其可生之道罪
宗釐甸之後　聖上猶以爲我　先王骨肉也易稍

衾玫其橐藏盖亦 后意也其後舊臣有欲退者以
手札勉留亦宣仁故事也 后資性聰睿事有一經
於耳目者終身不忘見識昭曠通曉古今治亂旣位
坤極誠以事上義以飭下尤防嚴內外莫顧視私懿
嘗有程例訓戒諸弟以無驕忲終無敢以纖芥干澤
者公主三人長次俱夭逝只有明安公主其愛之可
謂甚矣而及其出閤誦小學書戒之曰由奢入儉難
其資送粧束俱損於舊制時有水旱人民飢餓 后
惻然廢食至發上供幣藏以資賑活 后昇遐後閭
閻或傳 主上疾甚時宮中有妖巫事法司囚之儒
臣言之 上答儒臣疏曰 慈聖於平日見識高明

巫覡不經之說未嘗不深惡而痛絶則寧有信惑之
理哉於是羣疑氷釋傳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
以神恠信哉蓋嘗論之宋朝高太后聖則聖矣而叅
夫子嘗以爲哲宗甚衘而后常大慟則其所遭可謂
不幸而若我 聖母則上義下承慈孝格天使羣兒
悖逆之計終不得售焉其視高后奚但擬之而有餘
蓋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論二南之化者只須后妃
而不本於文王則朱夫子深以爲非今我 聖母之
臻茲豈非我 顯考正身齊家之明效哉嗚呼我
聖母大德宜受天佑而不幸 顯考善病使我 聖
母長時煼煎 孝廟仁宣之喪六年哀慕及其甲寅

大喪惸然含恤又哭二公主及　仁敬賢妃喪仍以
我　殿下冲年病弱一心憂惱外則權奸堵立　國
命綴旒當是時也其隕穫崩迫何可勝言及如去冬
上嬰奇疾症情不常則又冒寒竭蹶請命于天才蒙
神勞旋遘自疾嗚呼天之胡爲生此　大德而福祿
不降使我　聖上彌增隕慟使此臣民號慕益深耶
雖然　身有聖德得位得名而功存社稷澤及斯民
以垂陰騭於億萬斯年則眞不負上天生德之意矣
復何憾焉此足以少慰　聖上之孝思而亦以紓臣
民之至痛矣嗚呼休哉　崇禎甲子正月日奉朝賀
臣宋時烈奉教撰進

此初本之所易紙而其再易者入　啓本也其後往復改訂至於三四度其所與商量者領府事金壽興領議政金壽恒左議政閔鼎重判府事鄭知和判府事李尚眞清城府院君金錫冑右議政南九萬光城府院君金萬基驪陽府院君閔維重參贊李端夏戶判鄭載嵩禮判尹趾完參判李選也蓋於曩時事一毫無證佐不明白者則輒行刪改亦於文字間十分稱停然後乃已故文字之作始於甲子正月初往復訖于三月初云

仁敬王后誌文

恭惟我　顯宗大王深惟　宗社大計豫建我今

上殿下爲世子旣又以爲古之帝王其興替莫不由
妃匹而妃匹之賢盖本於族姓之德美蜀塗莘摯是
也於是我　仁敬王后金氏克膺　睿簡辛亥四月
初三日甲申克備大婚正禮我　殿下親迎于所館
之齊宮禮畢告于　宗廟頒教中外君子曰黃流之
薦宜于玉瓚其信矣乎謹按金氏籍全羅道光州其
源盖出於新羅金姓王有王子興光知國將亂自遯
于光其後連八代爲平章人號其居爲平章洞本朝
諱國光事我　世祖大王爲左議政封光山府院君
子諱克忸官大司諫其曾孫諱繼輝官大司憲聰明
博達爲　宣廟朝名臣其子諱長生以學問道德爲

世儒宗官叅判　贈領議政謚文元公是爲　后高
祖其子吏曹叅判諱槃嘗爲大司憲論斥奸凶李烓
等以救文正公金尙憲以明春秋大義其子諱益兼
生員壯元丙丁之亂心耻苟免立慬於江都其配我
宣廟外曾孫尹姓也是生萬基嘗爲兵曹判書大提
學娶郡守韓有良女叅判與生員皆葬忠淸道懷德
縣之貞民里術人曰必有德如任姒者生焉　后果
以崇禎紀元之四十四年辛丑九月初三日乙卯寅
時誕降于京師會賢坊私第旣誕呱聲絶稀家人慼
且憂醫者曰無傷也性質然也旣學語不輕發發必
有理致行步徐遲亦不輒下庭階自有天然尊貴相

見同輩在傍者弄雛戲輒爭梨栗取飴餠常嶷然端坐若無覩也與之共食必待其咸集然後乃食又不愛紛華之物衣服雖垢弊而無厭有着鮮好者亦無歆艶色己之所有長者欲移以與人則曰可也絶無靳焉年及七八深藏不出視禮之十年則又早矣嘗有婚姻會耋艾聚觀又有請與看花者曰彼家鄰且親也皆不肎曰恐或有外人也父母曰是若非女子則當爲名儒以繩前烈矣自是　德性日就溫恭和粹莊重齊遬人不見有傲惰之容鄙俗之言六親咸異之未幾承膺德選時盖十歲也　先大王嘉其周折中度應對得宜諸女官皆曰俔天之妹也旣選在

別宮之時徃入始授以小學書只受音讀一遍便通
其義讀不錯一字輒又成誦兼看內訓一閱終不忘
喜聽人說古今嘉言善行早夜不倦旣上奉　三宮
四聖克盡誠敬晨夕定省罔敢以疾病而或廢終日
侍側油油翼翼　四聖眷愛深篤然猶恩恃愛之意
一毫不萌于內嘗以政事　先大王終日于別殿
后不勝孺慕至於釀涕焉甲寅荐遭兩大喪哀慕踰
禮侍御之人莫不歎其誠孝純至於是正位中壼陞
判書爲領敦寧府事封光城府院君母韓封爲西原
府夫人生員　仁廟朝己贈持平至是加　贈領議
政後以光城保　社勳追封光源府院君配尹受夫

人眞誥　后旣承主內治必敬必愼必以古聖妃爲
法如後世不求私家恩澤不足言也常以輔助　聖
德爲心宴私不形乎動靜箴警不絶乎燕申我　殿
下嘗曰予頼內助者實多諸主皆尊屬其接待曲有
禮意御內使恩威並濟人皆愛而畏之服御凡百必
戒侈靡通書本家安否外不及餘事所問者稼穡枯
興疾疫熾熄民生疾苦而已水旱災異益軫危惕其
戒懼之意溢於言色誠心惻怛可以感天也是雖我
殿下刑家之則叶于風火之象而我　聖妃天質之
美家法之懿寔不可誣也自甲寅以後賊臣誣悖謀
所以動撓始勸以　親耕繼以　親蠶備嬪御盖將

媒進妖蠱以爲離間計也幸而風雷動感　親耕既
不成而奸謀中沮豈　后德協天地受其陰隲耶厥
後又託禮論將屠戮一二臣以逮光城然後因以上
及焉當是時　后能安土敦仁不自危而惟　宗社
是憂終至於玉慶無玷雖賴我　殿下神聖睿智而
亦豈其誠孝之德上感　祖宗而然歟庚申十月遘
疸瘡憂念　聖躬自忘其疾痛至發於夢語父府院
君從女醫入診則必力疾起坐收束致敬肩背聳直
如不病時及其大漸精神猶不少爽竟以其二十六
日辛亥亥時　昇遐于慶德宫之會祥殿時　上奉
慈殿殿下移御昌慶宫　訃聞震悼傷慟　命内御

凡月制日制之類皆自內具備蓋體平日慈儉之心不欲煩撓市肆也羣臣上　諡曰仁敬按註施仁服義曰仁夙夜儆戒曰敬　陵號曰翼　殿曰永昭卜得吉以辛酉二月二十二日丙午卯時禮葬廞衛儀物皆從省約　陵在京畿高陽郡去都城二十里而近臣謹竊伏念韓愈曰詩歌碩人爰叙宗親戴記論娶婦必擇孝悌世有行義者臣謹按我　聖妃原其族出實王者之後而歷高麗五百年蟬聯爀及至本朝名卿大儒祖孫相望奕乃克生　聖女來婦京室聿成內治以助　王化源大川豐理則宜然而倘非我　顯考神聖雖甚盛德曷膺　簡選哉始也

仁宣大妃曰文元金公實我先考文忠公師也今予
與其孫皆爲　王家婦亦一奇也嗚呼我　聖妃氏
族德行嘉美之會其盛若此宜其永綏福祿使我臣
民同被慈濡而上天不仁遽閟遐齡令我　三聖悲
悼於上臣民號慕於下豈所謂神者誠難明而理者
不可推者耶雖然仁者善之長敬者德之基翼者恩
慮深遠今所上　謚與陵號克著其實而在天於昭
令聞不已孔聖所謂大德必得其名者非耶抑臣於
此竊有所深感而重悲者記昔嘗侍　聖祖于別殿
指示我　先大王所居之東閤而深歎　聖嗣之遲
期及其天祐　宗祊我　殿下誕生則　聖祖已不

及見矣逮我　聖妃恭承　宗事則常謂則百有慶以慰我　聖祖在天之靈矣乃今　坤儀遽缺甲觀不闢以　聖妃之德之行終不克蒙　聖祖之遺澤嗚呼痛哉辛酉二月二十二日領中樞府事臣宋時烈撰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六

墓誌

慎獨齋金先生墓誌

慎獨齋先生没余猥作銘文其胤益炯益煉與門人尹宣擧等刻而揭諸神道矣旣而其二胤及尹公相繼淪没今其諸孫萬里萬城等謂余曰幽誌未具復以爲請嗚呼先生之門登灸者多而至於今日存者惟余矣雖老且病亦何敢辭謹按先生諱集字士剛沙溪老先生之第二子也妣曹夫人僉樞大乾女萬曆甲戌六月六日先生生于漢陽貞陵洞里第姿性絶異學語時竪一指于其口曰此中字也五歲而

知讀書作大字言動不妄稍長從泉谷宋公象賢宋
龜峰翼弼學崔簡易岦見所作詩語曰將爲大手筆
也壬午老先生守制在廬舍先生所以侍奉助奠無
不如禮丙戌曹夫人歿先生致哀有羸疾中辛卯進
士庚戌用館薦授齋郎不就癸丑誣告獄闔門幾不
免遂奉老先生歸湖西之連山時廢朝政亂倫常斁
絶先生養親講學外了然靡他癸亥 仁祖大王御
極老先生首被 徵命廷議以先生學行出類將擢
置臺職先生丐免甚力爲養得除扶餘縣監務祛弊
政施以教化日與士子討論經籍丁卯病遞士民勒
碑頌德戊辰除臨陂縣令未幾謝歸自後仍有翊衛

衛率全羅都事之 命皆辭辛未秋老先生易簀
先生尚能以筋力爲禮克誠克愼極致情文甲戌春
拜繕工僉正夏以司憲府持平 召上辭狀翌年復
拜丙子春由掌令再爲執義間爲宗親府典籤宗簿
寺正皆以病免丙子冬虜至先生星夜赴亂未及
行朝賊已塞路遂退與同志糾合義旅將北上勤
王俄而聞媾成先生入都進慰戊寅秋復 徵以執
義呈狀遞冬有人上變先生庶弟杲被逮事將不測
先生舁疾入京與弟參判公槃席藁待 命 上特
命安心退去仍曰杲固有妄言之罪而特爲其父兄
原之己卯復有 召命先生以前冬事兼欲一謝

隆恩遂造朝陞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再辭　不許旣
入侍　上慰諭備至講說經義因進規戒　上甚傾
聽曰可悉陳所懷先生曰人主一心萬化之源誠能
存養察其所發則人欲退聽天理流行矣　上曰此
堯舜心法予當體念又問治心爲政以何爲要先生
曰治心當以敬爲主而爲政則貴在誠實矣　上稱
善改右副辭以疾　上問以醫藥先生乞遞益力遂
許之後累除元孫輔養官曰經明行修實合此任甲
申秋拜工曹叅議左副承旨　孝宗大王由大君陞
儲貳大臣言金某一生沉潛性理之學使侍東宮則
必有薰陶之益　召旨甚懇丙戌春尼山賊柳濯等

謀亂伏法其爰辭有不敢近金承旨廬下之語 上歎曰雖賊徒猶知畏憚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是矣 上以淸陰金文正公言别置世子贊善屢 召復有工曹之 命蓋自己卯退歸之後 除命頻繁而一以病辭曰世道之責自有其人矣己丑 孝宗大王嗣位特召曰當此罔極之日益思稽古讀書之人爾在 先朝猶未嘗一日在朝况予誠薄焉能上來先生卽入臨仍謝 新命優 賜米饌特拜禮曹叅判銓曹以格外爲言 上曰稽古讀書之人何可拘於常規先生四疏懇辭又再告則 上曰强其所不欲亦非待賢之道遂移工曹上封事論喪禮及時

務其略曰臣竊惟天叙天秩自有典常古經國制因革損承當初急遽未免放過前頭節文猶宜講究今略論其梗槩爲一册以進冀 殿下特賜指揮以爲一王之制又曰天下之大本 殿下之一心是也今日之急務振紀綱嚴宮闈用賢良恤民隱責實效是也又論 大行易名及自强之道未言安置諸孫早宜放還盖 昭顯世子三子嘗坐其母竄外也 上手批曰所上諸事歎服其切實第皆引而不發願更明以教我仍 命訂定小學註說及中庸或問句讀以進拜司憲府大司憲時儒臣忤 旨有嚴批先生辭職仍進啓曰人主聽言之道惟在虛心容受辭令

之間必須從容平穩絶不可暴怒不平使羣下議其
淺深也 御批卿言至此予亦悔焉三辭 今該曹
議遞而賜對 上曰欲相見久矣卿今上來忻幸可
喩國無所寳惟卿是寳先生曰臣嘗於 先朝只以
人主一心爲言誠以此外無他道也爲治之道在於
得人而得人之要又不外於一人之精鑑矣 上皆
虛心嘉納 上欲於 山陵及魂殿並祭 王妃先
生曰言凶不可並行先正臣李滉已有所論矣又欲
於 返哭後設 安神祭先生又曰於禮無可據之
文旋拜都憲又進言曰近日除拜之間或失聖人平
蕩之義如此則國事無復可望伏願克去己私務循

至公焉　批曰卿之愛予如此深用嘉歎時有一種
人不悅於金文正公頗無遜言先生又論之　御批
以爲小官侵侮元老無乃予之尊敬未至而然歟
上以先生懇辭不已遞拜工曹參判　山陵旣復土
先生屢乞退不許以特進入侍進講中庸因言奢侈
之弊已而歸意益决政府玉堂太學諸生交章請留
金文正公曰昔司馬公謂國事付之呂晦叔今日將
付之誰遂上劄曰臣伏見金某儒門宿望老成端亮
士林莫不嚮仰爭喜　聖明得致同朝臣以爲不宜
苟循其去以補　新化也　上再遣近侍留之先生
辭謝遂出南郊　上特召先生從子承旨益煕于

殿曰爾其往諭予意所以遣爾者冀其善諭也先生不得已還入　遣內使問起居先生又再疏乞許退　上曰亦慮其雪天嚴寒高年行役之爲難也爲予暫留則國家之補益士林之矜式爲如何哉卽拜都憲而曰勿拘常規每入講筵俄陞拜吏曹判書曰不與之共天位治天職則非王公之尊賢也先生遂出謝思竭誠心以答　知遇朝野爭相想望先生入對曰　殿下嗣服已半年而治體不立國勢愈替厥咎安在　上曰非不勉勵才實不逮先生曰先王反正耆俊在服非今日比而竟無底績之盛可爲千古之恨或慮今日復如前日臣不勝私憂也且如

苟堅固不足道然必得一時人才以做事功又如秦穆公用飯牛者爲相苟知其賢何責級之可拘　上曰卿言甚好先生又曰人主之量貴於恢弘而近來忤　旨之人顯有疎外底意思且大同之法要可以便民裕國然國體未立非所當先　上曰卿言皆老成可喜先生適遭喪慼且有疾三疏請辭　上慰諭問疾旣行大政後又乞免　不許時右相金堉力主大同之議與先生不合頗侵先生先生自劾曰頃者右相來問大同便否臣以爲重難亦於　前席略陳愚見昔司馬光范鎭志同道合而至論樂律則終始參差韓琦范仲淹上殿未嘗苟同下殿未嘗失色古

之君子和而不同如此何嘗一言不合而便以不平相加哉至其所謂觸忤時忌救死不贍之語臣讀來竦然不能自定臣何敢一刻淹留乎卽出江外　上勉留甚至先生行且陳疏　上下手札曰卿之不念國事潔身長往何至於此國事雖危所恃者惟一二大臣與卿耳廉藺戰國之士尚能忍辱相下以濟國事以卿之賢豈不知此須念國事之重速爲入來於是金文正公復劄請　召還館學諸生亦上疏先生行三日史官追及敦諭　上知先生不可回特遞右相以慰輿情先生旣還上疏曰臣與金堉有久要之好無相失之嫌特以大同論議不合而有一場之鬧

在下辭避道理當然初非廉藺相隙之比也然右相
亦何心哉日後如得相見當談笑如平生矣若臣之
當退不但此一事而已臣年迫病劇涓埃無補豈宜
𥁞然於旅邸以貽千古之譏乎先生旣去而時事益
不可收拾矣又敵人因譜來喝禍將不測賴　上親
爲彌縫事幸得已先生益無意於世　仁祖初暮力
疾赴班　上欲引見而先生已歸矣拜大司憲時俞
公棨有遠竄之　命先生辭職曰臣嘗言俞棨之賢
請同被譴疏再上　批曰連見疏章怳若對面噫世
道至此思用老成誠切于中也自後連辭　召命壬
辰筵臣李泰淵啓言金某乃一代儒宗自　上特加

優老之典　上卽命加資仍拜吏曹判書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先生辭以年未准格至於四疏　上竟許之俄而教曰金某年旣耆艾餘日無幾其令本道題給食物以表予意先生又辭謝　批曰予之慕卿齒德容有極乎以不能朝暮得聆德音爲士林矜式爲悵顧此薄物何足云喩先生乃與宗族鄕黨共享之癸巳　申前命陞正憲有大臣言超加崇政連拜議政府左參贊判中樞府事先生前後請辭至於七疏幷　不許朝有大議論　上遣官就問先生自數年前有微恙至丙申轉劇而端莊檢束無異平日謂諸生曰知死生之理而無所動於心此則吾無愧於

古人又戒從子益熙曰文衡銓長萃於一身吾爲汝懼可十分愼之五月十三日啓手足訃聞　上曰金某儒林領袖朝廷重望其特賜禮葬遣近臣致祭後賜謚文敬及　孝宗大王祔　太廟以先生配食墓在漣山天護山孤雲僧舍之北金氏出自光州新羅末王子興光知國將亡自爲庶人遁于光其後子孫益顯連八代爲高麗平章世號其居爲平章洞我朝國光官左議政有諱繼輝　宣祖朝名臣是生老先生老先生諱長生謚文元公先生端方審密溫雅和粹如精金美玉淸而不激介而不矯承累世積美之餘聞詩禮淵源之訓以孝悌忠信爲立身之本窮

理居敬爲進修之方其規模節度一以家學爲準幼有華藻稍長卽不屑也唯專心性理之書早夜孜孜操存踐履恭敬退讓其言談舉止無一毫放過守遺道消處困而亨日侍鯉庭凡事親之道必竭其力終始如一日老先生亦深加愛重父子間自謂知己老先生旣歿一遵其法雖以氣質之稟而造德各異其道則未嘗不同也嘗曰所貴於學者爲其言行相顧幽顯一致不然則鸚鵡之能言耳古人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者眞是警省語故晚年自號其齋曰愼獨蓋志其實也深以世之學者處下窺高自大無得爲病嘗曰寧卑無高寧淺無深寧拙無巧吾儒

家法本來如此程朱以後發微闡奧無復餘蘊後學
惟當恪守勉行而已聞人或有剏說新奇立異於先
儒者甚不韙之此可見其論學之一端也先生晚歲
道尊德成則盎然如春和襲人雖不怒而威人莫不
肅敬蓋其學專用心於內故所存益固所履益篤而
其所造詣終至於此視世之名爲儒學而卒無心得
躬行者其誠僞如何也最其役身於禮以終其世者
此實近世諸賢之不可及者也雅志冲素始不欲一
脚出門晚際 聖明感激 恩禮知無不言言必中
理至誠孤忠可質神鬼雖時命不偶進退以義而愛
君憂國一心耿耿未嘗以既退而有間也前後登對

論治皆本於人主之心此其眞實見得非空言可比
也先生性本謙退不以師道自居而遠近洽然宗師
之其爲詩文端的雅緊絕無枝辭剩語有遺稿若干
卷藏于家筆法精健方嚴深得王氏楷體近世專家
所不及也竊嘗聞之吾東道學蓋始於圃隱鄭文忠
公而我　朝諸儒賢闡而明之奎躔之會可謂盛矣
惟吾老先生實得李文成公嫡傳專於朴實頭用功
而先生承其旨訣門路甚正則庶幾傳之無弊云先
生娶左議政俞泓女病不慧攝其家政者栗谷先生
之庶女也益炯益煉其所生也益煉參奉二女適生
員金泰立鄭廣源益炯生萬里萬圭萬耋萬量萬堂

二女適宋世傑金碩輔益煉生萬城萬堤皆進士萬
坊萬墉朝廷錄用萬里今爲奉事余從學老先生又
事先生學未知方孤負教育之恩今於紀實之文不
能形容其萬一姑序一二以俟知言之君子云銘曰
文元之學傳自栗谷先生是承淵源端的我作斯誌
以貽後覺

文谷金公墓誌

嗚呼此 國東門之外栗北里去石室大墓幾里而
近者文谷金公衣履之藏也 崇禎己巳 主上將
有大處分亟進用承順之人則其諸類乘勢媒孽公
始謫珎島其四月九日承 後命以終壽命甲子二

周也臨命意氣安閑處置後事訓戒子孫纖悉無遺又用朱子故事追作高山一曲八卦亭詩以寓景慕栗牛兩先生之意其持守之固涵養之深不可誣矣嗚呼今日何處得來公安東人文正公石室老先生之孫同知諱光燦之第三胤妣延安金氏考牧使球祖延興府院君懿愍公悌男也老先生身任天下綱常名聞華夷第考其根基則文公小學也文公論眞正大英雄必以戰兢臨履爲言者益驗焉公受家庭學最主於小學敬身一篇老先生在安東書寄九容四勿以勉之其所期待深且遠矣公自少終日危坐未嘗箕踞肩背竦直不少跛倚以爲外面有些罅隙

則心志從而走失文辭典雅務去靡麗老先生嘗識
之曰有用之文也十七出試泮宮大學士澤堂李公
取置上游曰可以變近世文體也明年魁司馬試間
數年不就場屋留意性理諸書以自培養二十三擢
謁聖文科第一朝廷賀得人焉二十八中重試陞通
政三十一嘉善三十四資憲辛亥陞崇政壬子拜右
議政時年四十四其間所履歷無非極選始爲臺諫
論事忤旨及後　筵講恩顧日隆其主文衡也時論
翕然爭相速肖以故至於入相而仍兼不遞累拜吏
判登明選公人不敢訾議其爲相自以爲無經濟才
古大臣事業固不敢望而至於輓近爲宰相者君德

闕失不以爲己責而一付之臺閣此非輔弼匡救之義故專以是自任焉　顯廟專任許積然察公貞亮可屬大事故賔廳議禮之後仲氏及諸官多被譴罰而公旋拜左相至於　顧命之際所以勉諭慰安者極其丁寧今　上初服禮貌愈隆及賊鑴肆兇或有不遜語侵及　東朝公以爲此關　國家倫紀不可不一爲　上言之以冀　開悟遂極論鑴宇遠嗣基等誣悖狀羣憾蝟起反以公爲離間　兩宮而遠謫南荒先是　明聖母后夜輿　上同御便殿垂簾引積痛哭而反復教諭因曰予欲閉口不食而死此出於至誠惻怛而終無一人出而謝罪者其心可謂路

人所知也庚申楨柟堅楗昌謀逆事覺其黨或誅或
竄而鐫則 上特命誅之又因其諸子時公自謫所
膺 命主讞卒多平反及如元楨赫然爲諸賊援引
則公以情節未著卽請放釋矣及後復出賊招事益
狼藉雖欲救解而不可得矣當是時 明聖聖母爲
言金相累年竄逐之餘按獄明允少無乘快洩憤之
意可尚也爾時奸兇既誅羣賢彙征咸以公爲領袖
上亦尊禮優異公亦鞠躬盡瘁聚精會神以成元祐
小康之治而時議遽已掣肘矣盖誅除之功實出士
類中咸晼而浮薄喜事之輩務以深詆峻攻爲功公
以爲彼有安 社稷之功姑無顯然罪過甚以拼擯

爲不韙少輩恨公不與己同始不快於公矣昔宋相趙汝愚紹熙處置實有名實逆順之勢故朱夫子以爲大變而然其捨死生安宗社爲不世之功故承命入朝誠心協同共奬王室況今勳戚以忠討逆非趙公所遭之比然則今之攻公者自謂賢於朱子耶由是益與時輩背馳焉及璽瑛之獄言者持金益勳益急至或致疑於獄情公以爲璽瑛逆節本無可疑益勳詗察實有所受今以發告之不審遂疑此獄爲無實而欲深罪益勳則不可於是時議益譁然遂並攻與公同意者輾轉乖激以至尼尹之爭而極矣蓋賊鑴始疵退栗牛三先生而轉斥朱子遂至於不諱孔

聖此實斯文之亂賊而尼尹挺身黨助時亦陽擠陰護愚不自量而痛詆之公矜余才弱敵强時有營救之言時輩之不悅於公於是尤甚公受教於老先生以爲機關籠絡心術之不正調停彼此事爲之深害盖朱子嘗曰宋元憲籠絡之事吾所不能建中之調停致亂之道公之家法淵源本來如此故常以司馬公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爲心而以范忠宣陰爲他日自全之計爲戒此其所以動與時議相背而特被奸黨所仇嫉者也夫朱子聖人也公從朱子道而不獲其利豈朱子之道非耶公容貌端秀每朝會垂紳搢笏張拱儼立廷中咸目屬以爲人中之鸞鵠虜使亦

起敬稱贊云推此以言則家庭孝敬之篤閨門倫理之正人亦可以無間焉嗚呼劉梁之死天下悲之呂蔡之禍至今寃訟然知當時用事者何如人則諸公之死榮也非辱也況今　宣母被誣　聖姒廢辱兩賢見黜於聖廡公以此時死之顧不亦榮乎老先生嘗以詩贈我勉以朱子之學余亦竊覩其自爲者要不出此矣以故老先生諸孫皆喜朱子書而公尤服習余嘗妄編大全劄疑而就正焉則公樂與之證訂删潤而疵纇寡焉公之所學據此可見矣朱子臨簀授諸生眞訣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矣翌日又曰道理只是如此但當堅固刻苦豈

非孔孟人生直以直養之正法耶公之一生言行無所屈曲回互者其有得於此耶其有得於此歟銘曰
死有惡時亦有榮時嗟公之時吾不敢知之

[illegible]

記

四十